

自我與南洋的相互定義

——蘇雪林、凌叔華、謝冰瑩、孟瑤與鍾梅音的
南洋行旅*

羅秀美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在現代文學史上曾有許多中國文人下南洋的重要事蹟及文學表現，其中亦有女性文人的足跡，但較少為現代文學研究者注意。是以，本文擬研究現代文學史上五位曾經下南洋的女性文人，她們是蘇雪林、凌叔華、謝冰瑩、孟瑤、鍾梅音等五位。她們下南洋的旅居之處集中於大馬與新加坡，對於當地的教育、文學、藝術發展皆曾發生一定的影響或作用；而這段旅居南洋的生命經驗，也使她們的文學與文化生命更加豐富，是以南洋之於她們的生命史發展極富意義。是以，本文擬爬梳她們在南洋這一場域中的生命史，以及南洋這一生命空間與她們的文學及文化人生之相互定義，進而提供近現代女性文學研究的參考。

關鍵詞：女性文學、南洋書寫、地方認同、蘇雪林、凌叔華、謝冰瑩、孟瑤、
鍾梅音

* 感謝審查委員的悉心指正。本文曾以〈近現代女性文人的南洋行旅——從康同璧到鍾梅音〉（Nanyang traveling of modern woman writers-from Kang Tongbi to Zhong Meiyin）為題，發表於「The 6th Malaysi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reign Languages (MICFL2018)」，馬來西亞國立博特拉大學（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UPM）外國文學系主辦，2018年3月8日。

Mutual Definitions of Self and the South Seas:

The Nanyang Journey of Su Hsueh Lin, Ling Shu Hua, Xie Bing Ying, Meng Yao and Chung Mei Yin

Lo Hsiu-Me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 there have been many important stories and literary manifestations of Chinese literati traveling to the Nanyang (or South Seas). The literary footprints of female literati also exist, but they attract less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of modern literature .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works of five female writers from modern literature who have journeyed to the South Seas: Ling Shuhua, Xie Bingying, Meng Yao, Su Xuelin and Chung Meiyin. These five female writers whose time was spent primaril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have had a certain influence on local education, literature and artistic development, while the experience of living in the South Seas region has also enriched their literary and cultural life. Thus, this article delineates their trajectories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shows how the South Seas as a place of dwelling and the authors' literary and cultural lives mutually define each other. Furthermore,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modern female literature.

Keywords: Female Literature, the South Seas (Nanyang) Writing, Local Identity, Ling Shu Hua, Xie Bing Ying, Meng Yao, Su Xue Lin, Chung Mei Yin

自我與南洋的相互定義

——蘇雪林、凌叔華、謝冰瑩、孟瑤與鍾梅音的
南洋行旅

一、前言：現代女性文人下南洋

現代文學史曾有許多中國文人下南洋的重要文學表現，其中亦有女性文人的足跡，但較少為研究者注意。其中五位曾經下南洋的現代女性文人值得注意，她們是蘇雪林、凌叔華、謝冰瑩、孟瑤、鍾梅音等五位，其生年分布於1897至1922年，彼此間有或深或淺的情誼，亦有一定程度的文字往來；旅居時間集中於1956至1977年這二十餘年間；旅居地點集中於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即「南洋」）；她們到訪的目的及活動，大多為促進當地的華文教育、推動華文創作及藝文展演。是以她們下南洋對於當時當地的教育、文學與文化必然曾發生一定影響，值得探蹟。

本論文稱「女性文人」乃基於這五位女性的才華與她們在南洋活動的身分皆不限於寫作，為彰顯其人之多元才華與多重身分，乃特以「女性文人」稱之。而「南洋」則以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為主要場域。自19世紀開始，新馬多為英國殖民地，馬來西亞自1957年8月31日始獨立建國，新加坡則是1965年8月9日脫離馬來西亞聯邦，成為主權獨立國家。是以，五位女作家下南洋的時間正好跨越新馬兩國成為獨立國家前後，也是當地急需華文人才的階段，是以別具意義。

其實近代即曾有兩位重要的女性文人康同璧和呂碧城到訪南洋；此後，五四前後誕生的這五位女性文人也展開南洋之旅。依造訪先後，首先是凌叔華（1900-1990）於1956至1960年間赴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任教，較其後同樣任教南大的孟瑤早六年、蘇雪林早八年，是當時赴南大任教的三位女作家中最早下南洋的一位。凌叔華除任教，對推動華文文學也有貢獻，也曾在新加坡及檳城開過多次畫展。其次是謝冰瑩（1906-2000）於1958至1961年至獨立不

久的馬來西亞太平市華聯中學任教，也參與過當地文人舉辦的文藝營、擔任講座，也在當地報刊發表作品；後出版《馬來亞遊記》，極可能為戰後台灣首部馬來亞遊記。第三是孟瑤（本名楊宗珍；1919-2000）於1962至1966年赴南大中文系任教，講授課程外，也將講義撰寫成學術教科書「孟瑤三史」，曾與蘇雪林一同應邀演講。第四是蘇雪林（1897-1999）於1964年至1966年赴南大中文系任教；她與早兩年即在此任教的孟瑤曾一同應邀演講；其間亦重拾畫筆。第五是鍾梅音（1922-1984）於1964年因環遊世界而到訪新馬，並與孟瑤會晤。其後鍾梅音一家於1970年再訪已獨立建國的新加坡，隔年（1971年）全家移民新加坡（至1977年），期間亦曾赴新馬旅遊並與藝文界往來、開畫展。

綜言之，本文所稱「自我與南洋的相互定義」¹指的是五位女性文人在南洋這一實存的地理空間，投注心力參與當地的人文活動，豐富自己生命的存有意義。是以原本單純的地理空間，因為她們「對於地方有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²便產生歸屬感，南洋便在無形中被涵泳為具有生命意義的「地方」，因此她們對於南洋便有「地方感」或「地方認同」。進言之，南洋這個銘刻她們某段生命歷程意義的「地方」，使她們有機會在海外展演自己在教育文化及藝文創作的能量，不只安頓了暫居異地的疏離感，也擴大了她們的生命經驗及創作能量，此即本文之「自我與南洋的相互定義」的內涵。

是以，本文擬以上述五位現代女性文人下南洋的相關文本，爬梳她們曾經與南洋這一生命空間結緣並介入當地教育與文學、文化的生命史，以及南洋這一生命空間如何成就她們的人生，進而說明這幾位女作家與南洋這一生命空間的相互定義。因此，前二節論及女作家下南洋及她們如何介入南洋當地的華文教育與文學、文化發展，其身分為教師（教授）；其次則是參與及推動當地文藝活動，其身分是女作家。第三、四節則論及南洋這一空間如何反饋而成就她們的創作，先論她們在南洋展演自己的創作，包括發表及出版文學作品、開畫展，她們兼具文學與繪畫的雙重才華，其身分是女作家也是女畫家；後論她們

1 標題與概念借用鄭毓瑜，〈導言〉，《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5.12）。

2 Tim Cress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導論：定義地方〉，《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06.12），頁15。

因為下南洋進而書寫南洋行旅，這使她們也成為南洋遊記的作者，不止擁有早於當時許多女作家的異國遊蹤，也開發出新的寫作題材。綜言之，前二節主論著重於她們下南洋的主要貢獻，即如何成就南洋；後二節則討論南洋如何反饋與成就她們的教育與文學、文化的表現。藉由上述四個面相的爬梳與討論，可發現五位女性文人的三種身分（教師、作家、畫家）及她們參與的相關人文活動，使她們在南洋的「地方感」或「地方認同」，各具風姿，或深或淺，但都足以說明下南洋對於這五位女性文人的意義，除增加海外文化外交經歷外，南洋經驗也豐富了她們的生命歷程，乃至於完成「自我與南洋的相互定義」。

二、在南洋化育南方的華人子民：女教師凌叔華、孟瑤、蘇雪林與謝冰瑩的講學

五位女性文人中，除鍾梅音外，皆有南洋教學的經驗。其中，凌叔華、孟瑤、蘇雪林三位皆任教以華文為媒介語的新加坡南洋大學，謝冰瑩則至馬來西亞太平市華聯中學擔任華文教師。她們對於新馬當地的華文教育具有一定的貢獻及影響力。

（一）任教南洋大學：凌叔華、孟瑤、蘇雪林的南大旅居生涯

凌叔華、孟瑤、蘇雪林前後不同時間任教於以華文為媒介語的新加坡南洋大學，其中凌叔華（1956-1960）與孟瑤（1962-1966）皆為四年，但時間沒有交集；蘇雪林在南大一年半（1964-1966），與孟瑤任教後期有交集，在南大有較多往來。

1. 凌叔華執教南洋大學中文系

凌叔華早年以小說聞名。下南洋前，已隨夫婿陳源（西滢）旅居倫敦與巴黎多年，³因家計之需，乃接受南大之邀講學四年。好友蘇雪林〈赴星洲任教南大〉提及：「南大來臺灣找人，應聘者有臺北師範大學潘重規等，我名亦在

3 陳源於1942年奉派倫敦主持中英文化協會。194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成立，被任命為首任常駐代表，仍定居倫敦，僅開會至巴黎。1947年凌叔華及女兒前往倫敦團聚。

其列。我怕南洋氣候不適合，不敢去，薦原在英倫僑居的凌叔華自代。」⁴可見凌叔華這份教職是好友蘇雪林轉介的。

1956年夏天，凌叔華至南大任教。該校甫於前一年設立，一切還在建設中。⁵凌叔華對於南大四年教書生活著墨不多，少數可見的文獻是她到南大兩年後的〈愛山廬夢影〉。在這篇描述大半生山居經驗及畫山體驗的散文裡，最後一部分提及目前南大的山居生活：

不知又何因緣，我住到裕廊山上來了。房子前面……，即面對著一座青青的山。星洲四時如夏，那青色幾時都不會改變，除了在雨中罩上一層薄紗，大有「山色空濛雨亦奇」的姿態；……。⁶

文中「裕廊山」為新加坡西部地區名，南洋大學雲南園即位此。當時南大仍可見草莽之樸拙：

我對於這童山濯濯的裕廊，不但沒有覺得枯燥，反而倒慶幸它還保存無邪的單純，這裡既嗅不到歷史的血腥氣味，又聽不到庸俗的浮誇。它的稍待洪荒狀況的草莽，它的單調粗野的森林，卻代表了永恆的素樸。在一個飽經世亂的人看來，這是一部原始詩集，也是一個最符合現代人藝術理想的意境。⁷

此文不只單純寫景，凸顯南洋大學所在地裕廊之「永恆的素樸」，實則蘊含更進一步的自我投射，包括她飽經世亂的人生，由動盪的中國移居歐洲，中年又轉換生命空間，隻身遠赴南洋工作；也飽含她自身的藝術理想。是以，裕廊此

4 蘇雪林，〈赴星洲任教南大〉，《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台北：三民書局，1991.04），頁212。

5 新加坡南洋大學是1955年開辦的一所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的大學，校園在新加坡裕廊西雲南園。1980年與新加坡大學合併成以英文為教學媒介語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案：關閉後的南洋大學在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大學陳六使圖書館內設有「南洋大學史料中心」。

6 凌叔華，〈愛山廬夢影〉，《愛山廬夢影》（中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08），頁29-30。

7 同註6，頁30。

地「永恆的素樸」背後的自我隱喻與探詢，均可更深刻地凸顯凌叔華自我與南洋裕廊這個地方所建立的情感歸屬，此即自我與地方的相互定義。

此外她也提及此處雨後之美及定居於此的感受：

裕廊山上的十一月早晚有雨。一場夜雨之後，到處流著山泉，淙淙潺潺，居然像在匡廬了。愛山廬對面，青山被雨洗過，更顯得青翠欲滴。⁸

文中「匡廬」指江西廬山，身在南洋的凌叔華特以故國名山將當時南大的住所命名為「愛山廬」。⁹凌叔華特別愛山，當年南大學生陳鈞凌即曾提及。¹⁰為住所命名正好顯示凌叔華之於這個空間的意義：「當人將意義投注於局部空間，然後以某種方式（命名是一種方式）依附其上，空間就成了地方。」¹¹命名是一種收編空間成為地方的方式，同時也展現人和地方的情感聯結。凌叔華詩意的文筆，也使草創初期的南洋大學及其住所「愛山廬」顯出藝術性的田園風貌。由此可見，凌叔華在南大裕廊這個空間生活，也建立了具有依附性的情感聯結，因此南大／裕廊自此成為具有「地方感」的空間。

此外，凌叔華在南洋大學講授的課程多為新文學：「一九五六年夏，我來南大執教『新文學研究』及『新文學導讀』。」¹²此外有「中國語法研究」、「修辭學」等。¹³由於凌叔華乃五四知名作家，當其蒞臨南大時頗引起轟動。¹⁴凌叔華「發現這裡青年學子熱愛新文藝而且有寫作天才的很不少。」¹⁵

8 同註6，頁30。

9 其紀念南大四年生活的散文集即命名為《愛山廬夢影》，自序署名後註明「于愛山廬」。

10 陳鈞凌，〈凌叔華恩師，我們不曾忘記您〉，陳鈞凌編，《南洋大學中文系第四屆畢業同學離校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第四屆校友紀念文集編委會，2012.08），頁184-185。案：此書收藏於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大學陳六使圖書館「南洋大學史料中心」，筆者於2018年3月8日造訪所獲。

11 Tim Cress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導論：定義地方〉，《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19。

12 凌叔華，〈附錄：新加坡版「凌叔華選集」後記〉，《凌叔華小說集II》（台北：洪範書店，1984.11），頁467。

13 衣若芬，〈南洋大學時期的凌叔華與新舊體詩之爭〉，《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新加坡：八方文化企業，2016.01），頁199。

14 同註13，頁202。

15 同註12，頁467。

因此她說：

我被他們知識飢荒的情形感動了多次，所以授課時格外給他們補充新文藝的理論，我常對他們說：近代學術，無論科學也好，藝術也好，都得有它的術語，也有它基本的原則來衡量它。如果你們要做近代人，們就得認識這一種很合理的新的趨勢。¹⁶

可見凌叔華對於對文藝理論有獨到的看法。她也說：「關於創作，我也常說我們應該虛心的採訪與研究，雖然『文章是自己的好』，但是那究竟是『笑話』，若光憑自己的意思，寫出來的作品，是多麼狹窄與膚淺。」¹⁷可見凌叔華對於創作抱持謙虛的態度。當年南大學生陳鈞凌於2012年回顧半世紀前受教於凌叔華的記憶，第一年即修讀其必修課「新文學研究」，與她身為五四知名作家有關；¹⁸他也提及：「我修讀她主講的『新詩的未來』時，聆聽她動聽的京片子，深受她的誠摯、通情達理，恬淡的解讀新文學所感動，留下難忘的思念，深受她潛移默化的教化。」¹⁹可見凌叔華以五四名家的身分擔任南大教師的意義與價值。

簡言之，凌叔華在南大四年的講學，使她對於南洋產生「地方認同」，其後參與的文學與文化活動，更加深自我與南洋這一地理空間的相互定義。

2. 孟瑤執教於南洋大學中文系

孟瑤下南洋的時間比蘇雪林早兩年，相差22年的忘年交在南洋大學重疊的一年半時相往還；兩人共同的好友鍾梅音曾於1964年環遊世界前往南大拜訪孟瑤與蘇雪林。而向來低調不喜展示自己的孟瑤並未留下太多與南洋行旅相關的紀錄，但蘇雪林與鍾梅音這兩位好友的文字中不乏孟瑤的行止，包括蘇雪林

16 同註12，頁468。

17 同註12，頁468。

18 陳鈞凌，〈凌叔華恩師，我們不曾忘記您〉，陳鈞凌編，《南洋大學中文系第四屆畢業同學離校五十周年紀念文集》，頁184。

19 同註18，頁186。

1964至1966年的日記及鍾梅音〈星馬行腳〉等文字紀錄，雖然有限，仍是目前得以重建孟瑤的南洋時光的重要依據。

孟瑤於1949年來台，同年正式展開寫作生涯，自此成為1950年代的知名女作家。1949年起也擔任省立台中師範學校²⁰教職，1955年應聘至台灣省立師範大學國文系擔任兼任教職，²¹1962年至1966年赴南洋大學中文系任教，講授「新文藝」、「中國小說史」、「中國戲劇史」課程，為往後「孟瑤三史」（《中國戲曲史》、《中國小說史》、《中國文學史》）開啟寫作契機，南大期間即完成前兩部。1966年8月回台後，孟瑤轉任職台灣省立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史記」、「中國文學史」課程。1968年8月再轉職至中興大學中文系任教，²²並完成第三部，至此「孟瑤三史」奠定孟瑤的學術地位。是以，南洋行旅是她生命中一段重要時期，應該也是她開啟學術生涯並轉職中文系專任的重要轉折點（第四節將詳論）。

1962年孟瑤行將遠下南洋之際，好友琦君以〈金縷曲——送別孟瑤〉祝福她，詞末提及：「有幾個如君才氣。最喜相逢龍抱柱，橡膠園，好夢多如意。雞尾會，二三子。」²³除了盛讚孟瑤的才氣外，也提及南洋的特色「橡膠園」。此闕詞的後記更載明友朋戲稱孟瑤為「未來的橡膠園主」：

此次應新加坡南洋大學之邀，往主國文系教席。行期在邇，友好曾為餞別。吟杜老「若為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之句，能不黯然，因

20 1960年升格為台中師範專科學校，1991年更名為國立台中師範學院，2005年升格為台中教育大學。

21 孟瑤於1955年8月應聘至台灣省立師範大學（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兼任教師，根據「五〇年代文藝雜誌資料庫 | 台灣文學風華——五〇年代女作家系列：孟瑤」（來源：<http://tlm50.twl.ncku.edu.tw/wwmy2.html>，檢索日期：2019.09.16）、封德屏總策畫，吉廣興編選，〈文學年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92：孟瑤》（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7.12），頁69。而孟瑤弟子吉廣興〈一身筆耕幾人知——孟瑤寫作年表〉民國44年（1955年）大事記未提及此事，見吉廣興編，《孟瑤讀本》（台北：幼獅文化公司，1994.07），頁269。

22 孟瑤由新加坡南洋大學返台後的轉職狀況有二說：（一）1966年8月由新加坡返台後，應聘至台灣省立師範大學國文系任教，1968年至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開課。根據「五〇年代文藝雜誌資料庫 | 台灣文學風華——五〇年代女作家系列：孟瑤」、封德屏總策畫，吉廣興編選，〈文學年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92：孟瑤》，頁74。（二）孟瑤於1966年回台灣後，任教於中興大學中文系。見吉廣興編，〈一身筆耕幾人知——孟瑤寫作年表〉，《孟瑤讀本》，頁271所述。

23 琦君〈金縷曲——送別孟瑤〉：「君有行期矣。是悠悠，浮雲白日，送君千里。人世幾番風雨恨，聚散也真容易。把雅集從頭細記。……有幾個如君才氣。最喜相逢龍抱柱，橡膠園，好夢多如意。雞尾會，二三子。」詳見琦君，《琦君小品》（台北：三民書局，2005.03），頁232。

賦此為贈。朋輩且戲謂孟瑤此去無妨求田問舍，置橡膠園一座，為他年朋儔宴飲笑樂之處，孟瑤已笑諾。故我等都以「未來的橡膠園主」稱之。²⁴

顯見當時朋輩對於南洋的印象以橡膠園為主，也以此「期許」孟瑤成為橡膠園主，以待來客。

孟瑤生性低調、不喜自我表述，幾乎未曾撰文記錄南洋教學生活，僅於〈孟瑤自傳〉寥寥幾筆帶過：「五十一年以後幾年，我去了南洋，因為課業繁重，又適應新環境，創作較少，……，編著《中國小說史》與《中國戲曲史》……。」²⁵可能是目前僅見的南洋自述。所幸她與蘇雪林在南大多有往來，由蘇雪林日記可知，孟瑤在1964年9月蘇雪林抵達新加坡時曾前往接機。其次，蘇雪林1965年5月21日日記記載：「開到霹靂樓，喚孟瑤下。」²⁶可知孟瑤在南洋大學的住所是霹靂樓；而蘇雪林住彭亨樓（後住柔佛樓），兩人時相往還。再者，鍾梅音紀錄她於1964年前往新加坡南大拜訪孟瑤：「隨孟瑤赴南洋大學，……。她在南大執教已經多年，宿舍在山中，雖然是公寓式，但鄰居都是南大同仁，生活習慣良好，所以非常幽靜。」²⁷還說道：「教授宿舍有好幾區，都蓋得相當講究，陽台上爬滿熱帶植物，花朵繽紛。」²⁸受孟瑤之邀而住宿一夜的鍾梅音描述當時過夜之見聞：

窗外就是竹林，夜來南風穿戶，林中露滴清響，蟲聲嚶嚶，令人意遠。早起則見鳥兒飛過闌干直入客廳，也不避人，簡直是物我相忘的天外乾坤。²⁹

24 同註23，頁232-233。

25 孟瑤，〈孟瑤自傳〉，吉廣興編，《孟瑤讀本》，頁7。

26 蘇雪林著，成功大學中文系編，《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台南：成功大學教務處，1999.04），頁367。

27 鍾梅音，〈星馬行腳〉，《海天遊蹤》第二集（台北：大中國出版社，1966.04），頁213。

28 同註27，頁214。

29 同註27，頁213。

可見當時孟瑤居住的南大宿舍頗有山居之趣，與凌叔華描述的居所環境相似。

孟瑤和蘇雪林課餘經常相伴看電影與戲曲，如蘇雪林1965年5月23日日記：「七時半，孟瑤、趙松坡夫婦赴維多利亞堂，看清宮怨。」³⁰又如1965年6月30日日記：「飯後，又少坐，到孟瑤處聽梨花大鼓，孟瑤極口稱讚，余則聽不出其佳處。」³¹再者，如1965年7月16日日記：「八時半孟瑤邀赴青天看李麗華、關山、凌波主演紅伶淚，乃秋海棠故事，演技固精湛，但情節改變無感人力。」³²由此可知，孟瑤在南大期間頗為熱衷觀賞電影與戲曲，而蘇雪林經常相伴。

簡言之，孟瑤的南洋行旅由於欠缺本人的自我陳述，僅能仰賴她者的文字重構或拼貼，實不得不然。這種「他人代言」的記述，固然與其他四位女性文人「自我陳述」的南洋文本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即孟瑤對於自我與南洋的相互定義究竟有無自覺地感受到情感的歸屬或依附，由於第一手史料不足，難以判斷。但他人代言的文字仍具有一定客觀的參考價值。是以，孟瑤這段南洋生活之於其人之生命歷程仍具有特殊意義。由於孟瑤在南洋期間開始撰寫「孟瑤三史」，或可將之視為「間接的自我陳述」（相關討論見第四節）。

3. 蘇雪林執教南洋大學中文系

1956年凌叔華赴南大執教乃蘇雪林推薦；八年後，68歲高齡的蘇雪林還是來到當年曾聘請她的南洋大學：

民國五十三年即公元一九六四年，我在成大教滿七年照例有一年休假，遂應新加坡南洋大學之聘，來至獅城。……到了這個時候又來聘我，我既有一年休假，遂應聘了。³³

然而蘇雪林終於下南洋，不只剛好有一年教授休假，其實也為避開當年她在台

30 蘇雪林著，成功大學中文系編，《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369。

31 同註30，頁386。

32 同註30，頁392。

33 蘇雪林，〈赴星洲任教南大〉，《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頁212。

灣捲入的筆戰，³⁴蘇雪林因此自道：「我之忽又應南大聘遠赴星洲者為求得身心的寧靜，避免險惡的風波。」³⁵正是上述兩重原因使蘇雪林終下南洋。³⁶

蘇雪林到南大後，起初住在彭亨樓一號，雇女工料理家務，甚為妥洽，對居住品質感到滿意。³⁷然此處離教室較遠，後於1965年1月遷居至較近教室的柔佛樓。³⁸平日課餘多寫信、看書；或出外上教堂、看戲曲或電影，孟瑤是她最常結伴者。也重拾畫筆，外出演講兼旅遊。

執教南大期間，教授「詩經」、「孟子」。³⁹後又於1965年向校方要求加開「楚辭」，以便教學相長，蘇雪林自認：「雖然勞碌了些，我倒樂意，因可在海外宣傳我這人人聽了搖頭特別奇怪的屈賦研究。」⁴⁰總算可以發揮所長。

她執教南大時最常往來者，除孟瑤外，尚有諸多來自台灣的教授學者：「我有師院舊同事沙學浚，陳致平、陳鐵帆、徐佩琨、鄭約資、楊光德等，尤可喜的是孟瑤也先我來此任教。相去不遠又有一個義安學院，其中有師院舊同事李辰冬、巴壺天、李曰剛等，往來甚便。」⁴¹往來較為頻繁者為陳致平⁴²，日記多有記載。此外，前述及當時鍾梅音曾拜訪在南大任教的孟瑤與蘇雪林外，蘇雪林1964年12月4日日記也曾記載：「孟瑤來交鍾梅音寄野茶一包。」⁴³可見蘇雪林與諸女性文友在南洋的交會頻密。

然而在看似美好的南洋生活中，獨居講學的蘇雪林似乎並非全然愉悅，偶有較負面的感懷。如1965年農曆新年，蘇雪林在客居處寫下〈獅城歲暮感懷〉：「客鄉久作故鄉待。又挾琴書別客鄉。不任青蠅汗白壁。肯搔華髮走

34 劉心皇、寒爵等人對蘇雪林擁魯（迅）、反魯的筆戰。

35 同註33，頁213。

36 蘇雪林的南大聘書收藏於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南洋大學史料中心」，發文日期是1964年2月11日，聘期自1964年3月至1964年12月31日，約定期滿再續約，月薪為新加坡幣捌百元。案：筆者於2018年3月8日赴該中心親見。

37 蘇雪林，〈赴星洲任教南大〉，《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頁215-217。案：蘇雪林自述平生住過最滿意者只有蘇州天賜莊和南大教職宿舍。

38 同註37，頁223。

39 同註37，頁217-218。

40 同註37，頁223。

41 同註37，頁212-213。

42 作家瓊瑤之父。

43 蘇雪林著，成功大學中文系編，《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294。

炎方。卅年憂國曾何補。萬里飄蓬不自傷。……。」⁴⁴ 詩裡不免涉及暮年飄洋過海到南洋客居任教的避世心情。此外，蘇雪林在南大聘期結束（1966年2月26日）返回台灣時，曾自言：「從此與星洲一別，再來無期，亦無三宿空桑之感，蓋南大對我印象欠佳故也。」⁴⁵ 可見蘇雪林的南大歲月似有難言之隱，其中「無三宿空桑」⁴⁶ 更可見她在自知南大對她印象欠佳的狀況下，自己也不敢對當地生發太多的情感依附，因此其南洋「地方感」顯然有斷裂，也有些許落寞。

簡言之，當初為逃離台灣的筆戰而下南洋，一年半後帶著感傷與不快回到台灣。因此蘇雪林對南洋的「地方感」或「情感認同」，可說較負面或感傷。⁴⁷

（二）任教馬來西亞華聯中學：謝冰瑩的馬來亞旅居生涯

自小逃婚、逃學、逃家的謝冰瑩，於1926年考取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原黃埔軍校），成為女兵；後出版《從軍日記》，自此聲名大噪。1948年謝冰瑩渡海來台，應聘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開設「國文」、「文學批評」、「新文藝習作」課程。1958年謝冰瑩下南洋至馬來西亞太平市華聯中學任教，至1961年返台。其間亦遊覽新馬各地風景名勝，並出版戰後台灣第一部以馬來亞為主題的《馬來亞遊記》。

由於謝冰瑩下南洋任教的時間，剛好是「馬來亞獨立不到半年，百廢待興，需要外來師資提升教育水平。謝冰瑩就在這樣的歷史機緣下來馬。」⁴⁸ 其毅然前往太平市華聯中學任教，⁴⁹ 除擔任高中華文科導師兼主任，也擔任女學

44 蘇雪林，〈赴星洲任教南大〉，《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頁222。

45 蘇雪林著，成功大學中文系編，《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五冊（台南：成功大學教務處，1999.04），頁28。

46 指修羅漢行者的人，不連續三天在同棵桑樹下睡覺，怕對桑樹留下感情，即免於留下任何執著之意。

47 蘇偉貞曾以「地方感與無地方性」論述蘇雪林的南洋生活。蘇偉貞，〈地方感與無地方性：南洋大學時期的蘇雪林——兼論其佚文〈觀音禪院〉〉，《成大中文學報》48期（2015.03），頁93-120。

48 許文榮、孫彥莊，〈文學的跨國界與會通：蘇雪林、謝冰瑩及鍾梅音的南洋經歷與書寫〉，《中國比較文學》98期（2015），頁116。

49 華聯中學前身為1937年振華、修齊兩所華文小學合併的華聯小學。1962年教育改制後，分為華聯國民型中學和華聯獨立中學。

生的生活導師。

在華聯中學任教的謝冰瑩，除教學外，也四處旅行，其《馬來亞遊記》有幾篇以太平為主題的散文，包括〈太平湖四景〉、〈太平湖的晚霞〉、〈太平散記〉、〈太平山記遊〉、〈從太平到檳城〉等，皆描寫太平當地風景，可見她對該地的認同。其中稍提及與教學相關者僅〈太平散記〉：「這一年，我的大部分時間，花在青年學子的功課上，把我最喜歡的讀書與寫作生活，整個地佔了。」⁵⁰可知其大多在忙碌與疲勞中度過。此外，〈馬六甲記遊〉提及此行：「率領了一百餘學生去環島旅行」⁵¹，但全文以馬六甲的人文風景為重點。雖如此，她對太平湖與太平山有較多描寫，如〈太平湖四景〉：

太平湖的美是樸素的，寧靜的，她和太平山像是一對孿生姐妹，不可分離。遊太平湖最好的時候，是清晨、黃昏、月夜，和細雨濛濛的時候。⁵²

可見她對太平湖的美十分讚賞。而〈太平山記遊〉則描述旅遊太平山所見晚霞、日出、雲海等美景及參觀電台、印度廟。結尾處，謝冰瑩說道：

那兒是一個特別幽靜的所在，可以呼吸到那樣遼闊的，那樣清明，又那樣純樸的空氣，彷彿自己的胸懷，也隨著視野的開展，而擴大起來了；小小的溪澗，日夜奏出潺潺的調子，也足以怡情養性；熱帶特有的羊齒植物，和棕櫚喬木，是那麼欣欣向榮，昂然挺立；看到那些枯木上面發出來的新芽，使人興起自強不息，老當益壯之感。⁵³

這段清麗的文字，可見謝冰瑩十分享受太平山的美景。而散文〈熱〉則描述當時太平生活的「熱」及優美的太平湖、太平山：

50 謝冰瑩，〈太平散記〉，《馬來亞遊記》上集（台北：海潮音月刊社，1961.01），頁26。

51 謝冰瑩，〈馬六甲記遊〉，《馬來亞遊記》上集，頁61。

52 謝冰瑩〈太平湖四景〉，《馬來亞遊記》上集，頁19。

53 謝冰瑩，〈太平山記遊〉，《馬來亞遊記》上集，頁41。

在馬來亞三年多，別的還可以應付，只有熱，實在受不了；可是，憑良心說，比起最近一星期來，馬來亞還沒有台北的熱，……，許多朋友都羨慕我們住在全馬最涼快的地方——太平，何況風景又這麼優美，太平湖和太平山，就在我們的眼前。⁵⁴

可見當時謝冰瑩在太平的真實生活情形。是以，可見謝冰瑩對於太平，由原只是客觀存在的異地，因時日漸深遂逐漸喜愛，因此她對太平的「地方感」很具體，有另一個家的親切感。

此外，謝冰瑩的南洋足跡，也有賴好友蘇雪林日記之補充。蘇雪林紀錄她遊歷謝冰瑩當年教書的太平，即1964年12月20日日記：「太平即謝冰瑩教書三年半處，實為可愛，先以汽車繞湖，晚又步繞，尤美。」⁵⁵她也盛讚太平湖的美：

太平雖是一個不算大的城市，卻有一個名湖，湖水碧綠，其中蓮葉菱芡，種得滿滿的，蓮花的顏色竟有好幾種，香氣蒼勃。湖邊垂柳婀娜，花卉千名百種，多喚不出名字。杭州西湖、武昌東湖，不過面積遼闊，氣象壯麗而已，若論其迷人魅人的力量，尚不如這小小面積太平湖。冰瑩一家曾在這裡教書三年，可謂享盡清福。⁵⁶

由此可見謝冰瑩曾教書三年的太平之迷人，即使只路過的蘇雪林也讚嘆不已，乃認為謝冰瑩曾在此地教書是享盡清福。除投射她與好友謝冰瑩的情感外，故國之杭州西湖與武昌東湖也是蘇雪林的情感投射來源。簡言之，謝冰瑩的南洋「地方感」或「地方認同」明確而具體。

綜言之，上述四位下南洋任教的女性文人，對於新馬獨立前後的華文教育，挹注了來自五四／台灣女作家的文學與文化養分，其人對於新加坡南洋大學與馬來西亞太平華聯中學，均有一定貢獻。

54 謝冰瑩，〈熱〉，《冰瑩憶往》（台北：三民書局，1991.05），頁229-230。原刊登於《蕉風》148期（1965.02）。

55 蘇雪林著，成功大學中文系編，《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301。

56 蘇雪林，〈赴星洲任教南大〉，《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頁219。

三、在南洋參與文壇活動：女作家凌叔華、謝冰瑩、孟瑤、蘇雪林、鍾梅音的文學活動

女作家凌叔華、謝冰瑩、孟瑤、蘇雪林、鍾梅音等人在新馬當地從事的文學活動，「還原」了她們的作家身分，包括指導文學社團、參與文藝營、擔任文學講座等。

（一）凌叔華指導「南洋大學創作社」，推動馬華文學

由於凌叔華出身外文系，對於南大中文系的學術興趣似乎比不上對新文藝的愛好。⁵⁷是以教授新文藝理論及創作課程外，「她鼓勵和推動學生組成『南洋大學創作社』，從事寫作與文藝評論。」⁵⁸指導創作性社團，與她的五四新文學女作家的文名有關，這也正是她的號召力所在，正好發揮創作長才。

其時南大創作社的社員不限中文系，刊物也對外徵稿及發行，許多作者甚至已是成名作家或學者，如1958年6月出版的第一本合集《夏天的街》，收錄作品包括史忱〈馬華文藝的道路〉、龍榆生〈談談詞的藝術特徵〉、韋暈〈狗眼〉、柳北岸〈悼死去的一群〉、威北華〈夏天的街〉、李廷輝〈我的文學老師〉、聞辛〈談談『魯迅筆法』〉等。⁵⁹書名即出自威北華⁶⁰同名散文；而知名新馬作家柳北岸⁶¹、韋暈⁶²等，甚至詞學家龍榆生⁶³的作品皆在其中。一份學生社團刊物，能夠邀到這麼多份量的作品，其社團顧問凌叔華五四女作家

57 衣若芬，〈南洋大學時期的凌叔華與新舊體詩之爭〉，《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頁198-201。

58 同註57，頁195-196。

59 台灣無《夏天的街》館藏，此目錄資料取自「新加坡華文文學」網站之「歷年出版目錄〔書籍〕>1950年代>1958出版目錄〔書籍〕」（來源：<https://sites.google.com/site/singaporechineseliterature/publishedbooks/1950sbooks/1958publishedbooks>，檢索日期：2018.11.30）。

60 威北華（1923-1961）原名李學敏，另一筆名魯白野，詩人。1947年定居新加坡。曾任職《星洲日報》，主編《國語周刊》。主要作品有詩文集《黎明前的行腳》（1959）；雜著《獅城散記》（1953）等。

61 柳北岸（1904-1996），原名蔡文玄，生於廣東，詩人。1936年擔任新加坡邵氏兄弟公司中文部經理。作品多刊載於新加坡《南洋商報》、《星洲日報》。後任新加坡作家協會主席。

62 韋暈（1913-1996），原名區文莊，小說家，有作品集十餘種。榮獲第二屆馬來西亞華文文學獎（1991），捐獻獎金成立「韋暈馬華文學獎評論獎」；曾任大馬華文作協顧問。

63 龍榆生（1902-1966），名沐勛，20世紀詞學名家。1920年代師從黃侃、陳衍，1928年起任教暨南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去世。

的地位應有一定影響力。總之，《夏天的街》被譽為1945年以來當地最有份量的文藝刊物，文學史家方修⁶⁴對《夏天的街》即相當肯定。⁶⁵

其後創作社於1959年10月出版第二本合集《現階段的馬華文學運動》，⁶⁶此書兼具理論、批評與創作，書名採用以多（趙戎）⁶⁷同名論文，此書也收錄他另一篇論文〈論馬華文藝的獨特性〉；另有李延輝〈中國長篇小說的新收獲〉、方北方〈論韋暈的創作——兼評《都門抄》〉、蕭子雲〈舊文學與新文學的相互關係〉、凌叔華〈記我所知道的檳城〉等，⁶⁸可見凌叔華與新馬文壇的聯結及她對新馬文壇的號召力。同時，由於第二本專書在創作外，尚收錄馬華文學論述，對於此後馬華文學的創作與研究影響力更大，社團指導者凌叔華的五四女作家文名可說發揮極大效力。

綜言之，由於凌叔華五四女作家的文名頗盛，而她本人對於創作的興趣亦高於學術，使她自然成為南大文學社團的指導老師，並推出兩部重要專書，如實呈現1950年代馬華文學界的面貌。據此凌叔華的指導之功應當在當代新馬華文文學史記上一筆。

（二）謝冰瑩在《學生周報》之文藝營演講

謝冰瑩與大馬文壇的關聯，主要展現於參與《學生周報》⁶⁹在福隆崗（應

64 方修（1922-2010）曾任《星洲日報》、《南洋新聞》等編輯、新加坡大學中文系兼職講師。1960年代起整理戰前馬華文學，曾出版《新馬華文新文學六十年》、《馬華新文學簡史》等。身後之書籍、文稿捐贈新紀元學院陳六使圖書館，2015年於館內特設專區「方修文庫」。案：方修當年為《星洲日報》文藝版主編。

65 衣若芬，〈南洋大學時期的凌叔華與新舊體詩之爭〉，《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頁205。

66 此書曾再版，並銷售三千餘本，可謂盛況空前。

67 以多即趙戎（1920-?），原名趙大成。曾在《南洋周刊》發表〈泛論新啟蒙運動〉、〈論南洋文學運動〉、〈一九三八年馬華思想運動〉等，為馬華文藝批評權威。

68 台灣無《現階段的馬華文學運動》館藏，此目錄資料取自〔新加坡華文文學〕網站之「歷年出版目錄〔書籍〕>1950年代>1959出版目錄〔書籍〕」（來源：<https://sites.google.com/site/singaporechineseliterature/publishedbooks/1950sbooks/1959publishedbooks>，檢索日期：2018.11.30）。

69 1950年代，余德寬、黃崖、方天等人在香港創辦《中國學生周報》。1954年余德寬與方天遠走南洋發展《蕉風》和星馬版《學生周報》。

為「福隆港」)⁷⁰舉辦的文藝生活營，並發表演講。謝冰瑩後以〈詩一般的福隆崗〉、〈福隆崗日記〉記錄此行；其中〈福隆崗日記〉提及她與《學生周報》文藝營結緣：

遠在三年前，我第一次看見星馬的《學生周報》舉辦的第一屆生活營的報導文章和照片，……，突然發生一個念頭：「他們在山上的生活真快樂，幾時我也能和他們在一起玩玩多好！」⁷¹

想不到，三年之後，居然這個夢想成為事實，我真有說不出的高興。

《學生周報》的編者，要我寫篇文章，紀念這次福隆崗之遊，……。⁷²

這就是謝冰瑩與大馬文學界交流的開始，緣起於《學生周報》這份重要的文學刊物，亦可見其人之文名頗盛。

此文藝營約在1958至1960年間舉行，謝冰瑩在福隆崗（港）遇見剛下南洋擔任《學生周報》主編與《蕉風》編輯的姚拓。⁷³這兩份刊物皆為當時相當重要的報刊，1960年代曾舉辦幾次文藝營。這次文藝營舉辦各種活動，包括辯論會、演講（講題〈創作的準備〉）與寫作等。據〈福隆崗日記〉所述，12月13日謝冰瑩與知名馬華作家姚天平（姚拓）曾經會面。

文藝營期間，謝冰瑩也登場演講，〈福隆崗日記〉記載12月17日：「劉先生又找我去講了兩小時的『老殘遊記的寫作技巧』。」⁷⁴講完後，還找謝冰瑩題寫紀念冊，寫二十幾種不同的話。⁷⁵可見謝冰瑩在文藝營中受到的重視。

70 福隆崗應為「福隆港」。據許文榮所述：「具有馬來亞政治歷史知識的本地人知道，它的得名與港主制度有關，過去馬來統治者把一些地方租借給華人去開闢與發展，這些新闢區就稱為『港』。因此，該地的中文名稱就叫什麼什麼港。」見許文榮，〈當正統中文遇到異言中文：謝冰瑩與鍾梅音的個案〉，《興大中文學報》38期（2015.12），頁212。

71 謝冰瑩，〈福隆崗日記〉，《馬來亞遊記》上集，頁72。

72 同註71，頁72。

73 同註71，頁73。案：姚天平（1922-2009）即姚拓，馬華著名作家、編輯。1953年擔任香港《中國學生周報》編輯、總編輯。1957年南下新加坡擔任《學生周報》主編，並參與《蕉風》編輯。1963年擔任馬來西亞友聯出版社總編輯、《學生周報》社長及《蕉風》編輯委員會等。

74 同註71，頁78。

75 同註74。

謝冰瑩參與文藝營，也利用時間撰寫以南洋為背景的小說〈愛與恨〉。〈詩一般的福隆崗〉提及小說大綱便是在這次坐車到福隆崗（港）參加文藝生活營途中於車上擬定的。⁷⁶〈福隆崗日記〉亦提及她在12月15日午飯後休息半小時：「就開始寫中篇小說『愛與恨』，……。來到南洋，我已兩年多不寫小說了，……。思索了一會，我決定用第一人稱寫；……。」⁷⁷這次文藝營確實開啟謝冰瑩再寫小說的契機。其後《愛與恨》於1960年由吉隆坡蕉風出版社出版。

簡言之，謝冰瑩亦以其文名受到大馬文壇的重視，受姚拓之邀參與當地知名的文藝營並演講，對於馬華文學發展有貢獻，也能使自己與南洋這個空間產生「地方認同」。

（三）蘇雪林與新馬文學界往來

在蘇雪林短暫的星洲歲月裡，曾與幾位重要的新馬文人往來，包括朱昌雲、陳光平、黃崖、許雲樵等在地文人，也曾刊登文稿於他們主編的刊物上。

1. 《學源》主編朱昌雲：蘇雪林閱覽《學源》及獲贈《曉珠詞》評注本

蘇雪林與怡保文人朱昌雲⁷⁸結緣於下南洋前。蘇雪林自述：「當我尚在國內時，怡保有個朱昌雲君性愛文藝，辦了一種華文刊物，凡臺灣傳到南洋刊物其上有我文字者，必儘量轉載。他曾寄他辦的那種刊物到臺南，並與我通信。」⁷⁹因此，蘇雪林於1964年9月18日甫至南洋大學一週，即接獲朱昌雲寄贈馬來西亞文人程萬鵬評注的呂碧城《曉珠詞》⁸⁰，可見蘇雪林頗受當時新馬文人的重視。

此外，朱昌雲編輯的《學源》，也是蘇雪林在星洲常看的刊物，如1964年10月1日日記：「得朱昌雲信及所編學源一份。……。今日閱學源，……」

76 謝冰瑩，〈詩一般的福隆崗〉，《馬來亞遊記》上集，頁69。

77 謝冰瑩，〈福隆崗日記〉，《馬來亞遊記》上集，頁76。

78 朱昌雲（?-2002?），怡保人，曾任職《建國日報》，曾加入溟社與學源社。1965年擔任怡保《新潮期刊》主編。

79 蘇雪林，〈赴星洲任教南大〉，《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頁218。

80 蘇雪林著，成功大學中文系編，《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256。

。」⁸¹又如1964年12月與孟瑤同赴檳城演講途中曾於怡保會晤朱昌雲等八、九位，「我們在筵間談了些文藝問題，朱君以晤我為幸，更不絕地拉稿。」⁸²可見蘇雪林五四女作家的身分，對於當時新馬華文文學界的吸引力。

2. 《恆光》主編陳光平：向蘇雪林邀稿

蘇雪林甫至星洲即受陳光平之邀，為其主編之《恆光》寫稿，蘇雪林1964年9月20日日記提及：「廣東人陳光平先生來訪，云將辦一大型刊物，拉余撰稿，文字債到了南洋竟逃不脫，亦頗可怪！」⁸³9月26日日記又提及：「……，餐後久坐不去，直到二時陳光平來索稿乃去。」⁸⁴其後蘇雪林將〈女詞人呂碧城與我〉刊登於陳光平編輯的《恆光》創刊號（1964年11月）；另將〈離騷新詁〉刊於《恆光》第二期。

3. 《蕉風》主編黃崖：邀稿並刊登蘇雪林的小說

由於孟瑤的介紹，蘇雪林與《蕉風》主編黃崖⁸⁵亦有往來：「我抵星洲後，又有一位黃崖先生本與先到南大的孟瑤相識，偕同孟瑤來訪我，說他辦了一個文藝刊物名叫『蕉風』，約我投稿，……。」⁸⁶孟瑤下南洋前即已在《蕉風》⁸⁷連載小說，因緣或許由此展開。1964年黃崖主動向蘇雪林邀稿，蘇雪林即奉上小說〈觀音禪院〉，刊登於1965年2月《蕉風》第148期。

簡言之，《蕉風》是蘇雪林在南大時期經常閱覽的文學期刊之一，其1965年11月15日日記：「今日看蕉風十週年紀念號。」⁸⁸此《蕉風》乃第157期「創刊十週年紀念特輯」，陣容十分可觀，短篇小說有張愛玲〈三美團圓〉、

81 同註80，頁263。

82 同註79，頁219。

83 同註80，頁257-258。

84 同註80，頁260。

85 黃崖（1932-1992），1950年代末曾接編《蕉風》月刊，擔任《星報》、《學生周報》編輯。1968年起擔任南馬文藝研究會顧問。長期從事文學創作。

86 蘇雪林，〈赴星洲任教南大〉，《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頁218。

87 《蕉風》於1955年11月10日創刊於新加坡。初為小型半月刊，方天擔任主編，編輯委員有余德寬、馬摩西等人。1999年，《蕉風》出版第488期後宣布停刊。2002年12月在南方學院馬華文學館接管後正式復刊；復刊號執行編輯為許維賢（翁弦尉）。參考「《蕉風》文學誌」網站（來源：<https://chaofoon.wordpress.com/about/>，檢索日期：2018.01.21）。

88 蘇雪林著，成功大學中文系編，《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453。

聶華苓〈晚餐〉、於梨華〈她的選擇〉、白先勇〈入院〉及徐訏長篇小說〈舞蹈家的柺杖〉連載，尚有李金髮傳記文學〈浮生總記〉等名家作品。當期也有蘇雪林自己的論文〈關於詩經的常識和研究（中）〉、謝冰瑩的散文〈憶西湖〉、孟瑤（作家信箱）〈散文詩與詩〉。由此可見，當時《蕉風》已有能力成為台、港兩地外另一個華文現代文學的展演場域，對這些南下星洲的文人更是重要的文學發表場所。

4. 南洋研究專家許雲樵：贈書蘇雪林

蘇雪林1965年1月5日日記記載她與許雲樵⁸⁹的往來：「許雲樵先生送書三本，一曰馬來亞叢談、二曰馬來亞地理、三曰南洋文獻錄長編，余下午寫信致黃崖，又寫信與許先生，擬贈以崑謎、天馬（集）各一，看叢談畢。」⁹⁰ 其後1月12日日記又提及來星洲四個月所閱之書：「許雲樵馬來亞散記及天竺散記各一本。」⁹¹ 這些南洋文史文獻的作者許雲樵為知名南洋研究專家，1957年應南大之聘，任史地系副教授兼南洋研究室主任；與蘇雪林是南大前後期同事。1964年應聘新加坡義安學院院長室秘書兼史地教授，即此時贈書蘇雪林。這三本專書都是許雲樵的代表作，當然也為蘇雪林打開一扇通往南洋史的門窗，幫助蘇雪林了解南洋，對她而言應有特別的「地方感」之意義。

簡言之，透過與這些在地文人的交流，一方面可見蘇雪林的文名，一方面也可見當時大馬文學界需才孔急的現象。更重要的是，蘇雪林與這些文人的互動，加深她的南洋「地方感」。

（四）蘇雪林與孟瑤赴新馬各地演講兼旅行

蘇雪林甫至南大即曾至新加坡大學演講。此外，她也曾與孟瑤兩次同往檳城與馬六甲演講兼旅遊，其日記及散文皆曾記載，這對於欠缺南洋行旅之自述

89 許雲樵（1905-1981）自學並長期從事南洋史地研究。1940年與《星洲日報》同事郁達夫等共同創辦「中國南洋學會」，許雲樵任會刊《南洋學報》主編長達18年。1946年主編《南洋雜誌》和《馬來亞少年》。1949年曾為《南洋年鑑》撰寫《華僑篇》。

90 蘇雪林著，成功大學中文系編，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309。

91 同註90，頁313。

文本的孟瑤而言，正是重構南洋行旅的最佳依據，由此仍可一窺孟瑤與南洋當地文壇的互動情形。

1. 蘇雪林赴新加坡大學演講

蘇雪林任教南大的第一學期，即應邀前往新加坡大學演講。1964年10月26日日記：「因孟瑤昨來說新加坡大學有學生來拜訪我，將約我去演講，不敢離開。」⁹²可見蘇雪林的演講似乎經由早到南大兩年的孟瑤轉介。

時隔近一個月，蘇雪林在11月24日的日記中提及：「今日上午騰了一點演講稿，……。下午睡起，又預備一點子講稿，對此事只是提不起精神，想是炒冷飯之故。」⁹³蘇雪林在日記中毫不掩飾她對於準備演講稿的不耐煩。隔日（11月25日）又提及對演講稿之厭惡：「今日在家預備演講稿，這個演講稿弄得魚香肉臭，十分可厭，因全是炒冷飯，故興趣提不起也。余有許多信要寫，為了這篇稿子不能分心，真是恨煞。在台灣十餘年，所有演講均能推卻，想不到來到星洲反而有這許多麻煩。」⁹⁴連續兩日述及對準備加坡大學演講的不耐，可見其真性情。

演講終於在12月3日舉行，蘇雪林自述：「下午睡起，換衣整容，三點吳、唐二君派車來接，同到新大先參觀許紹南贈書，繼演講。」⁹⁵總算將演講完結，但蘇雪林並未描述演講內容。

2. 蘇雪林、孟瑤應黃崖之邀同赴檳城演講兼旅遊

蘇雪林與孟瑤曾應黃崖之邀，同赴檳城演講兼旅遊。兩人同赴大馬，沿途旅遊吉隆坡、怡保、太平等地。此演講也是因為先到南大的孟瑤與黃崖相識而起，蘇雪林曾於日記中提及：「我抵星洲後，又有一位黃崖先生本與先到南大的孟瑤相識，偕同孟瑤來訪我，……，又說他領導若干學校的學生，組織了一個文藝講習會想邀我和孟瑤去講演一次。」⁹⁶是以乃有檳城行。

92 同註90，頁275。

93 同註90，頁290。

94 同註90，頁291。

95 同註90，頁294。

96 蘇雪林，〈赴星洲任教南大〉，《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頁218。

據蘇雪林1964年12月19日日記，蘇雪林與孟瑤到達吉隆坡，黃崖駕車來接，遊覽吉隆坡：「這雖是大馬的京城，若論整齊美觀，尚不及新加坡。」⁹⁷接著12月20日抵達怡保：「一路椰林，風景倒是可愛。」⁹⁸蘇雪林遊覽了附會鄭和傳說的三寶洞，也會晤怡保名流朱昌雲等八、九位。午後北上前往太平，即前引蘇雪林在1964年12月20日日記所載因好友謝冰瑩曾在該地教書而生發好感，乃兩次繞太平湖而遊；⁹⁹而她「民國五十三年作於獅城南洋大學」的畫作〈山亭雅集圖〉落款，即自稱「太平蘇雪林」，¹⁰⁰由此可推測蘇雪林因馬來亞的「太平」與家鄉安徽太平撞名，更生發與此地的「認同感」，可見蘇雪林對「太平」的好感其來有自。¹⁰¹

後於12月21日到達檳城，12月22日孟瑤先演講，據蘇雪林記述：

孟瑤先登壇講寫作的方法，分為四點，講了一小時有餘。所預備的材料非常豐富，所講都是她自己的寫作經驗。孟瑤是個天才橫溢著作等身的作家，她學問的修養也淵深莫測，真是一個奇才。¹⁰²

可見蘇雪林對於孟瑤的讚賞。蘇雪林則於12月23日日記自述登場演講的情形：

輪到我上壇，只好把前一月在新加坡大學講過的一篇稿子，拿來搪塞，文題是「從屈賦中看中國文化的來源」勉強講了約二小時始畢。來聽多為中學生，當然聽不大懂，沒法筆錄，但他們非常好學，把我講稿借去連夜抄寫，居然都抄成。這種精神，大陸及臺灣的學生尚有所不及。¹⁰³

97 同註96，頁219。

98 同註96，頁219。

99 同註95，頁301。

100 蘇雪林〈山亭雅集圖〉收錄於蘇雪林著，釋傳道、林金梅主編，《蘇雪林山水》（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4.10），頁65。此畫作也收錄於衣若芬，《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正文前的彩色圖像頁，頁vii。

101 蘇雪林，〈赴星洲任教南大〉，《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頁219。

102 同註101，頁220。

103 同註101，頁220。

可見蘇雪林對自己演講的謙虛態度以及當地華文教育下的學生之用功。

次日（12月24日），蘇雪林與孟瑤一行人遊覽檳城名勝：「先遊極樂寺，寺在山上，歷階而升，見寺中有康有為、岑春煊、陳三立鑄壁上的字及詩，寺中佛經乃陳三立自國內借來的，久假不歸，遂成寺產。」¹⁰⁴蘇雪林也將此事記載於1964年12月24日日記：「寺乃前清遊宦本土者捐款所造，有康有為、岑春煊、陳三立鑄壁字及詩。」¹⁰⁵此處所指康有為鑄壁上的字及詩，乃1903年康有為再赴檳城極樂寺旅遊時之題字「勿忘故國」。謝冰瑩當年任教太平時即曾造訪檳城極樂寺。12月24日再由纜車登升旗山。12月27日回到南洋大學。¹⁰⁶由蘇雪林的記載看來，此行舟車勞頓，十分辛苦。

3. 蘇雪林與孟瑤再應黃崖之邀同赴馬六甲演講兼旅遊

其後，蘇雪林與孟瑤再度應黃崖之邀，結伴赴古城馬六甲演講兼出遊。據蘇雪林1965年5月21日日記所載當日午後五時左右抵達，晚餐後蘇雪林即演講：

由黃先生駕往市政府禮堂，開始演講，所用係三年前曾發表於大學生活之論中國舊小說，禮堂太大，余又不慣用擴音器，講得甚不理想，講畢尚有若干人發問海濱談鬼，甚快！¹⁰⁷

大概演講內容為中國舊小說中的鬼，蘇雪林又是一貫直率地表達對於自己演講表現的不滿意。

次日（5月22日）早飯後，到培風中學拜訪黃潤岳校長，閒話乃知此校全由華僑支持。¹⁰⁸之後一行人同赴青雲亭參觀，後與孟瑤分別活動，蘇雪林至一廣播電台接受訪問。再參觀三寶井、三寶寺、三寶亭等據傳與鄭和有關之建物。下午參觀荷蘭街。六時五刻蘇雪林與孟瑤赴華僑教師會，孟瑤於此演講，

104 同註101，頁220。

105 蘇雪林著，成功大學中文系編，《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302。

106 以上行程參看蘇雪林，〈赴星洲任教南大〉，《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頁219-221。

107 蘇雪林著，成功大學中文系編，《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367。

108 同註107，頁368。

據蘇雪林日記記載：「孟瑤講詩與散文，發有綱要，材料甚為豐富，真是虧她，共講二小時餘始畢。」¹⁰⁹次日（5月23日）一早即返回南大。此趟行程亦演講兼旅遊。

綜言之，蘇雪林及孟瑤受邀同赴外地演講兼旅遊，可見兩位南來的台灣女作家在當時新馬文壇具有一定的名聲及影響力。

（五）鍾梅音對新加坡文化活動的參與

鍾梅音出生於北平，病逝於台北。三歲因感冒轉為支氣管炎而終生為喘病所苦。1937年曾考入湖北藝專，因戰亂未入讀；1939年入廣西大學文法學院法律系。1948年抵台定居，1949年開始於《中央日報》「婦女週刊」發表作品，1951年出版第一部散文《冷泉心影》。自1964年起至1983年二十餘年間，鍾梅音隨夫漫遊歐美，並先後移居曼谷、新加坡、洛杉磯等地。由於海外遊蹤遠較同期女作家更多，遂由此產生不少遊記。

1971年移民新加坡至1977年離開而旅居美國洛杉磯，鍾梅音曾提及六年新加坡生活與文壇的往來：「我終於介入當地的文化活動，又寫又畫，不亢不卑，無意中倒很做了一些國民外交的事，有『文』無證，已收入這集子裡。」¹¹⁰可證她旅居新加坡，對當地文化發展具有一定的貢獻，主要集中於她以演講鼓勵青年創作、撰文觀照新加坡建國十年的文學發展。

1. 於新加坡圖書館演講，鼓勵青年寫作

1975年4月，已移民新加坡的鍾梅音於新加坡圖書館演講「如何鼓勵青年寫作」，¹¹¹首先提及新加坡報紙副刊的發表空間：「兩份華文大報有各式各樣的副刊，換句話說，他們提供給作者的發表機會，比台灣的任何一份報紙都豐富得多。對於寫作的人來說，發表的地盤是很重要的，……」¹¹²接著論及台灣報紙所提供的發表機會雖然不多，但台灣有很多雜誌，無論官辦或民間的

109 同註107，頁368。

110 鍾梅音，〈自序〉，《這就是春天》（台北：皇冠出版社，1978.04），頁5。

111 鍾梅音，〈如何鼓勵青年寫作——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講稿〉，《這就是春天》，頁80-84。

112 同註111，頁80。

都有文藝欄，其中如《文壇》還辦起文藝函授學校，這使得台灣在1950-1960年代的十餘年裡擁有還算不錯的文藝環境。此外，救國團暑期活動多有文藝講習班；文藝競賽不只獎金高，更多的是榮譽感；電視台也有「藝文夜談」的節目，經常請作家和藝術家現身說法，對社會教育有貢獻：「但我深信最有力的鼓勵是寫作本身，當一個人寫到一個階段，欲罷不能的時候，甚麼東西也抬他不走。」¹¹³ 鍾梅音借鏡她在台灣所接觸的文藝環境，期許年輕的國家新加坡也能向台灣的文藝環境看齊，給寫作的青年人最大的鼓勵。鍾梅音將台灣的文藝寫作環境介紹至新加坡，扮演國民文化外交的角色，可見她對台灣與新加坡皆有相當熱誠的「地方認同」。

2. 撰文觀照新加坡建國十年的文學發展

1975年8月，鍾梅音應《南洋商報》副刊「新年代」之邀，為紀念新加坡建國十週年舉辦的徵文及作文比賽寫文章，希望她特別強調兒童文學，¹¹⁴ 可見她在新加坡文壇已然建立一定的影響力。

而1977年1月的〈石縫裡的花朵〉則可見她對於《新加坡華文文藝》呈現建國十年的新加坡文藝發展情形表示讚佩。¹¹⁵ 可見鍾梅音與新加坡文藝界的關聯十分密切。

3. 翻譯兒童文學《亞洲民間故事：給全世界兒童》

鍾梅音曾參與新加坡的兒童文學翻譯工作：

直到今年春天，我才又漸漸找回自己，一面從新加坡名畫家陳文希先生學畫，一面為新加坡國家圖書發展委員會翻譯兒童文學叢書。其中已完成的一套是由亞洲十六國家作家執筆，另一套正在趕工的則由新加坡作

113 同註111，頁83。

114 鍾梅音，〈精神的寶藏〉，《這就是春天》，頁85-89。

115 鍾梅音，〈石縫裡的花朵〉，《這就是春天》，頁90-93。

家集體執筆。¹¹⁶

對體弱多病的鍾梅音而言，自投入繪畫及逐漸介入新加坡的文化活動後，「才又漸漸找回自己」，可見南洋文化活動實為其生命歷程的重要轉折。其中由亞洲16國作家執筆完成的專著《亞洲民間故事：給全世界兒童》（1975年新加坡聯邦出版社出版）兩冊，每冊各八個該國民間故事，新加坡的故事由謝勛澤寫〈山為什麼是紅色〉，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洲區聯合出版計畫的成果。另一套正在趕工的由新加坡作家集體執筆的書，則是聯邦出版社於次年（1976）推出的15冊亞洲民間故事，其中新加坡的兩個故事《紅山》（由〈山為什麼是紅色〉改名）與《皇冠的奇蹟》，由鍾梅音擔任翻譯。¹¹⁷ 1975年8月，鍾梅音在〈精神的寶藏〉提及這項翻譯兒童文學的工作。¹¹⁸

簡言之，移民新加坡的鍾梅音參與當地文化活動，表達她對另一個家園的情感，其南洋「地方認同」應為五位女性文人中最高的。

綜言之，凌叔華、謝冰瑩、孟瑤、蘇雪林、鍾梅音等五位女性文人，熱誠地參與在地在文學與文化活動，從凌叔華指導文學社團並出版馬華文學專書、謝冰瑩參與文學營並演講、孟瑤與蘇雪林在新馬演講二回、鍾梅音在新加坡演講並參與翻譯兒童文學，她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介入新馬文壇，並展演其南洋「地方認同」，成就一段特別的自我與異國相互定義的經歷。

四、在南洋展演創作：凌叔華、謝冰瑩、孟瑤、蘇雪林、鍾梅音的文學及繪畫

凌叔華、謝冰瑩、孟瑤、蘇雪林、鍾梅音等五位女性文人擁有豐沛的文藝才華，她們也在南洋展演自己的文學與繪畫，因此更加深她們與南洋這一空間的互動及相互定義。

116 鍾梅音，〈美的畫像——『昨日在涓江』序〉，《昨日在涓江》（台北：皇冠出版社，1977.02），頁7。

117 詳見衣若芬，〈文筆·譯筆·畫筆——鍾梅音在南洋〉，《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頁246-250。

118 同註114。

（一）展演文學：凌叔華、謝冰瑩、孟瑤、蘇雪林出版文學作品

凌叔華、謝冰瑩、孟瑤、蘇雪林等人曾在南洋的文藝刊物登載過作品，甚至直接在當地出版專著，這種文藝場域的互動，值得注意。

1. 凌叔華於新加坡出版散文及小說集

1960年3月，凌叔華於星洲世界書局出版散文集《愛山廬夢影》。她在〈自序〉提及：

這本薄薄小書是我在來南洋後收集的一件紀念品。這裡面描寫了我近三四年的生活與思想——當然也充溢著我對雲南園留戀的情緒。¹¹⁹

是以出版此書可說是雲南園四年的紀念品，也是同道朋友的鼓勵下的產品：

因為幾個我敬佩的同道朋友的鼓勵與勸說，我覺得出一本散文集作為來星馬的紀念也是很有意義的工作。……過了一個月後，我又住到大西洋那邊，在文藝生活上，我得忍受極度的寂寥，縱使我能寫出李杜詩篇、班馬文章，也沒有人要看一眼啊！¹²⁰

可見凌叔華回英後又將忍受作品無中文讀者的寂寞，是以4月即將離開新加坡的凌叔華之特別珍視這部在新加坡出版的中文著作，其特殊性可想而知。

接著，同年5月，凌叔華又出版《凌叔華選集：凌叔華自選短篇小說集》，同樣由星洲世界書局出版，¹²¹書前有連士升〈序〉：「報紙常載她的著作，積三十年的辛勤，她的成績已經很可觀。這部小說選，就是三十年來她

119 凌叔華，〈愛山廬夢影·自序〉，《愛山廬夢影》，頁1。

120 同註119，頁2。

121 凌叔華，《凌叔華選集：凌叔華自選短篇小說集》（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1960.05）於1984年11月推出台灣版（洪範書店），並改名《凌叔華小說集I、II》，全書含四部分：「花之寺」、「女人」、「小哥兒倆」、「未結集部分」。

所著的短篇小說選集，也可以說是她的代表作。」¹²² 共收錄包含〈繡枕〉、〈中秋晚〉、〈花之寺〉等知名短篇小說38篇，可說是她一生重要代表作的結集。

簡言之，凌叔華一生的重要代表作乃出版於她曾旅居四年的新加坡，更能藉此證明她對新加坡的「地方認同」。

2. 謝冰瑩的小說與散文刊登於《蕉風》、出版小說

謝冰瑩在大馬期間，不只曾出版《愛與恨》，也有小說、散文與文藝評論等作品刊登於《蕉風》，可見她與這份南洋重要的文藝刊物關係密切。

(1) 小說刊登於《蕉風》、在大馬出版小說

謝冰瑩的小說刊登於南洋報刊，最早始於1957年12月25日《蕉風》第51期的〈文竹〉。其後又有〈伙伙李林〉刊登於1958年9月10日《蕉風》第69期，封面列出該期五篇文章作為號召，謝冰瑩小說即為其一，可見當地對於謝冰瑩文名的重視。

前曾述及謝冰瑩於文藝營撰寫小說〈愛與恨〉，可能即在1960年以《愛與恨》之名於吉隆坡蕉風出版社出版¹²³；此篇後來也收錄於1963年台灣版的短篇小說集《空谷幽蘭》，謝冰瑩在書〈序〉提及：「在馬來亞的時候，小女曾經勸告過我，要我從此以後不要再寫小說；原因是時代不同了，我不了解青年男女們的生活情形。」¹²⁴ 其〈福隆崗日記〉也提及：「中篇小說『愛與恨』，這是針對著中學生是否可以談戀愛的問題而寫的。」¹²⁵ 是以小說內容取材與謝冰瑩任教於當地中學有關：「這是青年人的悲哀，我之所以寫出這兩

122 連士升（1908-？），燕京大學經濟系畢，與凌叔華為校友。引文見連士升，〈新加坡版「凌叔華選集」序〉，《凌叔華小說集II》附錄，頁463-464。

123 此資料出自許文榮，〈當正統中文遇到異言中文：謝冰瑩與鍾梅音的個案〉，《興大中文學報》38期，頁201-213之參考文獻，頁13。然尚未得見該書全貌，不知是否單一中篇小說即出書或集結其他諸中短篇小說成書。此外，蕉風出版的《愛與恨》與後來台灣出版的《空谷幽蘭》是否為同一書，亦值得考察。

124 謝冰瑩，〈序〉，《空谷幽蘭》（台北：廣文書局，1963.09），頁1。序文也提及因健康因素，擬遵醫囑停筆休養；又怕與小說絕緣，乃出短篇小說集以資紀念。

125 謝冰瑩，〈福隆崗日記〉，《馬來亞遊記》上集，頁76。

個真實的故事，希望能收到一點前車之鑑的效果。」¹²⁶ 亦可見小說具有教化的任務。謝冰瑩曾自述：「『失足』和『愛與恨』都是以南洋為背景。」¹²⁷ 其中另一篇以南洋為場景的〈失足〉涉及檳城、怡保、金馬崙、吉隆坡等地，也呈現許多大馬當地才有的用語，如小食檔（小食攤）、叻幣（大馬幣）¹²⁸、九號位（英國劍橋考試文憑，及格者可任職馬來政府或教書或赴英國升學）等，凡此皆可見其創作於大馬期間的小說對於南洋地方色彩的吸納，亦可由此見其「地方認同」。

（2）散文刊登於《蕉風》

1950年代末期，謝冰瑩即開始於《蕉風》登載散文。其散文〈母親的生日〉刊登於1958年7月25日《蕉風》第66期，封面列出期刊內包括姚拓在內的五篇文章作為號召，謝冰瑩散文亦為其一。前已述及之〈太平山紀遊〉即刊於1959年4月《蕉風》第78期。¹²⁹ 〈談老〉則刊登於1959年11月《蕉風》第85期；〈產婆〉刊登於1959年11月《蕉風》第85期。總計1950年代末期，謝冰瑩在《蕉風》刊登四篇散文，除〈太平山紀遊〉具有南洋在地的地方感，其他三篇則未見。

1960年代，謝冰瑩持續有散文刊登於《蕉風》。〈我與白話文〉刊登於1962年6月《蕉風》第116期，依然被放在封面的「本期要目」中作為號召，為九篇之一。〈我的嗜好〉刊登於1964年11月《蕉風》第145期，文中提及生平最愛看書、看電影、種花、旅行、集郵等生活樂。同期《蕉風》「編者的話」提及：「謝冰瑩教授最近右手受傷，她為了表示對本刊全力的支持，勉強以左手握筆，寫成『我的嗜好』一文，以饗本刊讀者。我們謹在此，致萬分謝忱。」¹³⁰ 可見謝冰瑩與《蕉風》的關係緊密。其後，〈一片葉子〉刊登於1964年12月《蕉風》第146期。總計1960年代前半期，在《蕉風》刊登的三篇

126 同註124，頁1。

127 同註124，頁1。

128 「叻幣」（Straits dollars）是英殖民政府在1899至1939年間發行於馬來西亞、新加坡與汶萊殖民時期的貨幣。1940年發行馬來亞元取代，但華人民間仍沿用此稱。

129 後收錄於謝冰瑩《馬來亞遊記》上集。

130 〈編者的話〉，《蕉風》145期（1964.11），頁8。

散文，皆未見南洋在地的地方感。

其後，〈熱〉刊登於1965年2月《蕉風》第148期，¹³¹前已述及此文描述當時謝冰瑩在太平的實際生活及對於太平的喜愛。〈釣絲岩〉刊登於1965年7月《蕉風》第153期。¹³²前曾述及之1965年11月《蕉風》第157期「創刊十周年紀念特輯」，刊登謝冰瑩〈憶西湖〉。1966年12月《蕉風》第170期「我的生活」刊登謝冰瑩〈平凡的半生〉，名為「平凡」，寫的卻是她不平凡的「女兵自傳」，為絕大多數女作家未有的特殊經驗。總計1960年代後半期，謝冰瑩有四篇散文刊登於《蕉風》。除〈熱〉具有南洋在地的地方感，其他三篇為回憶及自傳性質散文。

簡言之，具有地方感的散文為〈太平山紀遊〉和〈熱〉兩篇。

（3）於《蕉風》發表創作經驗及理論

此外，謝冰瑩也曾撰寫「文藝理論」及「寫作經驗談」主題文章，如〈漫談文學研究〉刊登於1959年1月《蕉風》第75期「文藝理論」欄；〈我是怎樣寫小說的？〉刊登於1959年1月《蕉風》第75期「寫作經驗談」欄；〈托爾斯泰寫作年譜〉刊登於1960年1月《蕉風》第87期「作家及其作品」欄，並列入封面「本期要目」七篇之一。凡此在在顯見謝冰瑩在南洋所受到的重視。

簡言之，謝冰瑩的女兵作家及台灣作家身分，使她在南洋任教時也充滿寫作的活力，很受當地文壇重視，由許多作品出現於《蕉風》足見謝冰瑩與當地文壇的聯結之深。

3. 孟瑤作品刊登於《蕉風》、「孟瑤三史」於星洲完成

孟瑤在南洋任教時曾在《蕉風》發表作品，也同時將講義撰著為專書，即「孟瑤三史」。此類創作或發表於南洋期間的文本，雖然幾乎未見孟瑤個人直接的「自我陳述」，但這些間接的「自我陳述」至少也說明了南洋對於孟瑤的意義，乃在於催生她這一生重要的學術代表作「孟瑤三史」的誕生。

131 後收錄於《冰瑩憶往》。

132 記20年前回鄉掃墓的往事，因車子拋錨，經吊死岩（釣絲岩原名）乃終於平安到達。

(1) 小說陸續刊登或連載於《蕉風》

早在任教南洋大學前，孟瑤即已與南洋結緣。¹³³ 短篇小說〈清明節〉刊登於1961年7月《蕉風》第105期，寫一位中年老劉雖依從父命讀了書，但年近四十仍舊單身，自認不成器。

1962至1966年間孟瑤執教南大，亦陸續於《蕉風》發表作品。1963年9月《蕉風》第131期刊登短篇小說〈遠行〉，被放在封面的「本期要目」中作為號召，為九篇之一，可見當時南洋對孟瑤文名的重視。1966年7月《蕉風》第165期刊登短篇小說〈老藝人〉。

而《蕉風》自1964年8月第142期開始連載其小說《太陽下》，第143期未見，再自1964年8月144期連載第二次，直到1965年2月第153期連載第11次始結束。¹³⁴ 可見孟瑤與當時新馬文壇亦有一定連結。

(2) 以散文〈散文詩與詩〉慶祝《蕉風》創刊十周年

前述1965年11月《蕉風》第157期「創刊十周年紀念特輯」，當期「作家信箱」曾收錄孟瑤〈散文詩與詩〉，以女作家身分談論散文詩與詩的創作，這是小說家孟瑤少見的散文。¹³⁵

(3) 「孟瑤三史」誕生於南大

孟瑤於1962年在南大開設「新文藝」、「中國小說史」與「中國戲劇史」等課程；次年（1963）便根據講義撰寫「孟瑤三史」，為學術研究奠基。¹³⁶ 1978年她在〈孟瑤自傳〉簡單提及「孟瑤三史」的誕生：「五十一年以後幾年，我去了南洋，……，創作較少，但由於教『小說』與『戲劇』，也

133 另有一說指出「1961年1月，小說《卻情記》完稿，連載於新加坡《蕉風》雜誌，為新加坡雜誌連載之始。」出自「五〇年代文藝雜誌資料庫：台灣文學風華——五〇年代女作家系列」（來源：<http://t1m50.twl.ncku.edu.tw/wmy2.html>，檢索日期：2019.01.17）。然遍查《蕉風》1961至1962年間所有刊期皆未見此連載，是以此資料暫存疑。《卻情記》後由高雄大業書店於1962年9月出版。

134 後由台北皇冠出版社於1966年9月出版。

135 似乎未曾收錄於孟瑤的專書中。

136 詳參羅秀美，〈小說家之外的孟瑤——從「女性散文」與「孟瑤三史」論其文學史定位〉，《興大人文學報》50期（2013.03），頁197-240，頁215-227；亦收錄於吉慶興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92：孟瑤》。

趁空將所蒐集的資料，編著了《中國小說史》與《中國戲曲史》，¹³⁷可見她很能利用機會，充分結合課程進行著述。

1964年，《中國戲曲史》率先完稿，連載於台灣《聯合報》副刊，為「孟瑤三史」中的第一部，孟瑤對此部作品亦期望最高。蘇雪林1965年12月6日日記曾提及此書：「孟瑤來，送其所著中國戲曲史，共四冊，四十餘萬字，文星出版，……。燈下看了若干頁，資料搜羅果然豐富，教書二年，而能得此真是不易。」¹³⁸可見孟瑤於南大期間著述效率奇高，不僅完稿且已經交由台灣文星書店正式出版。接著，1965年《中國小說史》完稿，是為三史中的第二部，1966年亦由台北文星書店出版。總計孟瑤在四年南洋大學任教期間完成「孟瑤三史」的前兩部。1966年，孟瑤回台後轉職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旋即再轉職中興大中文系。儘管這兩部學術專書的評價不一，¹³⁹但孟瑤甫回台便順利轉職國立大學中文系，顯見南洋教學之旅及學術專書的誕生，對於她後期生命歷程確實產生正面影響。而第三部《中國文學史》則是轉職中興大學時期完成的（1973）。簡言之，「孟瑤三史」之於孟瑤學術生涯之確立，具有一定的影響，但孟瑤看得很平淡，〈孟瑤自傳〉僅簡單說道：「其目的也不過為了教學方便，將講義擴編成書而已，說不上有什麼其他貢獻。」¹⁴⁰孟瑤對三史維持一貫謙虛低調的態度。

簡言之，孟瑤的創作深受南洋當地重要刊物《蕉風》的青睞，十足反映孟瑤彼時在台灣文壇之盛名；而《蕉風》刊登孟瑤作品，也可見當地對於1960年代台灣文壇的嚮慕。而南洋教學之旅所誕生的「孟瑤三史」，更使得以文名為重的孟瑤，得以轉換新的教職身分，開啟學術生涯。是以，南洋行旅之於孟瑤意義非凡。

4. 蘇雪林作品刊登於《恆光》及《蕉風》

蘇雪林雖較晚到南大講學，但早已名滿星洲。1958年8月10日《蕉風》第

137 孟瑤，〈孟瑤自傳〉，吉廣興編，《孟瑤讀本》，頁7。

138 蘇雪林著，成功大學中文系編，《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464。

139 評價詳參註136，頁220-227。

140 孟瑤，〈孟瑤自傳〉，吉廣興編，《孟瑤讀本》，頁7-8。

67期「文壇雜話」刊登劉藹如〈蘇雪林著作等身〉，介紹蘇雪林生平及成名作《棘心》與《綠天》及其他著作，對這位五四女作家推崇備至。此外，她在南大任教期間，與當地文友有不少往來；甫至星洲，即被邀稿。

（1）在陳光平主編的《恆光》刊登作品

蘇雪林甫至星洲即受陳光平之邀，為其主編刊物《恆光》寫稿，載於1964年9月20日日記；9月26日又提及陳光平前來索稿。其後蘇雪林便依前述朱昌雲致贈之呂碧城《曉珠詞》箋注，敷衍自己與同鄉女詞人呂碧城之因緣，撰成〈女詞人呂碧城與我〉，刊登於陳光平編輯《恆光》創刊號（1964年11月）。此文對於呂碧城的美貌與才情多所揄揚，但雙方未曾晤面。次年，《恆光》第二期刊登蘇雪林〈離騷新詁〉，呈現蘇雪林最得意的楚辭研究。

（2）在黃崖主編的《蕉風》刊登小說

蘇雪林經孟瑤介紹而成黃崖邀稿的對象，蘇雪林奉上其寓言小說〈觀音禪院〉，以筆名「海雲」刊登於1965年2月《蕉風》第148期。蘇雪林自述此事：

黃崖先生本為「蕉風」向我索稿，我做詩以後，又寫了一篇短篇小說，是把「西遊記」唐僧取經路過觀音禪院，……。我這篇小說即題名為「觀音禪院」。用意在關門放火是極危險的事，不可嘗試。這篇小說是象徵筆法，寓意何在，讀者自知。這篇小說在「蕉風」上發表後，黃崖遂寄我一份，我翦下保存。五十四年年底，我續假半年期滿要回臺灣，收拾行李太匆忙，竟將它當做廢紙拋卻了。¹⁴¹

這篇〈觀音禪院〉因涉及蘇雪林下南洋前與台灣文壇的紛爭，寫完尚未刊登前，包括孟瑤在內的友人皆曰不宜發表。¹⁴²然該文仍舊刊登於《蕉風》，可惜蘇雪林離開南大時未及帶走，日後出版的著作皆未見該作，蘇偉貞謂之「佚

141 蘇雪林，〈赴星洲任教南大〉，《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頁222-223。

142 蘇雪林著，成功大學中文系編，《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300。

文」其來有自。¹⁴³

(3) 在《蕉風》刊登論文

蘇雪林尚有論文〈李義山詩的特色〉刊登於1965年6月《蕉風》第152期、〈關於詩經的常識和研究〉分三次刊登於1965年10月到12月《蕉風》第156-158期。這些是蘇雪林學術研究的部分成果，可見她當時下南洋不只展演文學創作，也包含比較偏向學術性的論文。

5. 鍾梅音在新加坡出版翻譯兒童文學

鍾梅音在五位女性文人中應當是天涯遊蹤最為廣遠者，但無論她旅居何處，所有作品幾乎皆在台灣出版，僅一部散文集曾在香港出版，¹⁴⁴ 另一部就是新加坡出版的翻譯兒童文學，其中與新加坡相關的兩個故事《紅山》與《皇冠的奇蹟》即由鍾梅音翻譯，並於1976年由聯邦出版社出版。¹⁴⁵ 這應該是鍾梅音所有著作中極少數在台灣以外出版的，也展現她與南洋地緣及文化關係之深遠，可說是很有「地方認同」的著作。

然而，終生體弱的鍾梅音曾自言：「我從未立志要成為作家，……，整個人生都是『客串』。不過，連寫帶譯，包括在新加坡出版的兒童文學叢書在內，總共也有卅多本了。我但願它們對這個世界有點貢獻，否則也該擱筆了。」¹⁴⁶ 是以，以散文為書寫主力的鍾梅音，能在新加坡翻譯並出版新加坡兒童文學，對於一生為宿疾奮戰的她而言，這種實質的文學貢獻具有重要的激勵作用，難怪她說東南亞旅居是「天堂的生活」。¹⁴⁷

綜合前述，諸位下南洋的女性文人，或在南洋當地出版專書，或在重要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對於她們文學生命的發展均有重要意義。因故移居歐洲

143 詳參蘇偉貞，〈地方感與無地方性：南洋大學時期的蘇雪林——兼論其佚文〈觀音禪院〉〉，《成大中文學報》48期，頁93-120。

144 僅《昨日在滬江》曾由香港小草出版社出版，另有台灣版由皇冠出版社於1977年出版。

145 衣若芬，〈文筆·譯筆·畫筆——鍾梅音在南洋〉，《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頁246-250。

146 鍾梅音，〈代序——裹傷而戰〉，《天堂歲月》（台北：皇冠出版社，1980.06），頁9。

147 同註146，頁7。

的凌叔華得以在新加坡以中文出版作品，不僅再度確認自己的中文作家身分，也使作品日後得以在台灣再版，延續五四女作家在台灣的文學命脈，尤富意義。而謝冰瑩、孟瑤、蘇雪林等人於1950至1960年代即已成為當時知名的女作家，她們在南洋發表作品最多的場域是《蕉風》，其中以謝冰瑩的篇數最多。《蕉風》可說是南洋華文文學界最重要的文學場域，其編輯組成多為中國南下香港發展並於1950年代再遠赴南洋的知識分子，如姚拓、黃崖等人。然而，這份以刊載華文作品為主的南洋文藝刊物卻登載頗多來自香港與台灣的重要作家作品，可能原因乃當時香港與台灣俱為自由中國地區重要的華文文學與文化基地，而新馬一帶久居異國且身為次等公民的華人，對於華文養分的渴求相對濃厚。是以，這些主編們邀稿的對象，除當地華文作家外，不乏許多來自香港與台灣的作家，如前述第三節述及1965年《蕉風》第157期「創刊十周年紀念特輯」收錄的作家作品陣容即十分可觀，香港作家包含曾短暫居留的張愛玲、徐訏與李金髮，台灣作家包含聶華苓、於梨華、白先勇、蘇雪林、謝冰瑩、孟瑤等。可見《蕉風》的邀稿對象並非僅限南洋，實則涵蓋眾多外來的港、台文學，其中也反映許多女作家被南洋文壇推崇的情形，以及女作家與南洋當地報刊及文壇的互動關係。由此可見，1950至1960年代台灣的華文教育與文學發展已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國際肯定，也可見女作家與南洋的地域文化特色產生緊密之相互定義。

（二）展演繪畫：女畫家凌叔華、蘇雪林、鍾梅音的美術長才

凌叔華、蘇雪林、鍾梅音也在南洋展演她們的美術長才，這是文字作品外重要的文藝形式，也是自古以來才女們必備的文藝才能。

1. 凌叔華於新加坡、檳城開畫展

凌叔華早年師從名家習畫，家人延聘慈禧宮廷女畫師繆素筠¹⁴⁸教習。其

148 繆素筠（1841-1918），自幼習書畫，以工筆翎毛花卉為佳，亦工書法。夫死子幼，以彈琴、賣畫為活。後為慈禧畫師。

〈愛山廬夢影〉提及七八歲時曾師從專畫山水蘭竹的王竹林¹⁴⁹習畫，後又師從另一專攻山水的女師郝漱玉¹⁵⁰學畫。¹⁵¹由於自小接受名師指導，凌叔華的國畫造詣奠下良好的基礎。1926年6月自燕京大學外文系畢業後即任職北京故宮博物院書法繪畫部門，審查整理古書畫，得以遍覽歷朝名作。¹⁵²1947年，凌叔華攜女抵達倫敦與陳源團聚後，大部分精力皆花在繪畫上。

凌叔華在南大期間，教學、寫作之餘，也大展繪畫才能。1957年11月21日至25日在新加坡維多利亞紀念堂舉行個人畫展，好友連士升、名詩人兼書法家潘受¹⁵³等人在報端盛加讚譽。¹⁵⁴1959年元月，凌叔華作一幅清新淡雅的瓶花國畫（無題目），送給好友蘇雪林，見證兩人的好交情。¹⁵⁵1959年8月15日在檳城開畫展。¹⁵⁶同為燕京校友的連士升曾提及凌叔華的畫作風格：

為著維持高度的風雅，她喜歡和山陵做朋友，跟梅竹做侶伴。人家開書畫展覽會的時候，所有鏡框多是紅紅綠綠，而她僅用古樸雅淡的黃藤，素養不同，造詣自異，而她這一派風雅的作風，是南洋人士必備的良藥。¹⁵⁷

連士升以「古樸雅淡」讚譽凌叔華一派風雅的作風，正是中華文化雅正傳統的代表，對久居南洋的華人子民的文化心靈具有療癒的效果，可見凌叔華畫作對

149 王竹林（?-?），山水畫家，生平不詳，為凌叔華父親朋友。

150 郝漱玉（?-?），工書畫。自幼隨父在翰林院學畫，蜚聲日本。畫作傳世極少。

151 凌叔華，〈愛山廬夢影〉，《愛山廬夢影》，頁24-25。

152 蘇雪林著，成功大學中文系編，《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二冊（台南：成功大學教務處，1999.04），據1957年2月2日與4日之日記所載。1956年凌叔華到南大教書，曾於1957年1月到台灣參觀北溝故宮文物，特邀好友蘇雪林同行，可見故宮任職經驗與她台灣行的因緣。參考羅秀美，〈文化記憶的追尋與再現——以「故宮文學家」作品中的「北溝故宮」書寫為主〉，《中正漢學研究》34期（2019.12），頁149-184。

153 潘受（1911-1999）曾任新加坡《叻報》編輯，曾執教華僑中學、道南學校及馬來亞麻坡中華中學。精研書法，曾出版《海外廬詩》（1970）等，詩詞1300餘首。1953年參與籌辦南洋大學，1955年出任秘書長，主持校務4年，至1959年。潘受當時為凌叔華上司。

154 衣若芬，〈南洋大學時期的凌叔華與新舊體詩之爭〉，《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頁206。

155 收錄於蘇雪林等著，蘇雪林教授學術文化基金會編，《綠漪風韻——蘇雪林及友文書畫集》（台南：蘇雪林教授學術文化基金會，2010.09），頁55。

156 同註154，頁214。

157 連士升，〈新加坡版「凌叔華選集」序〉，《凌叔華小說集II》，頁465。

南洋的影響。易言之，凌叔華以素淡畫風直面南洋的熱情風貌，展現自我與地方風格之反差對照，可說是一種另類的自我與地方的相互定義。其後，1959年9月南洋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會出版的《大學青年》第一期刊登凌叔華的墨竹圖，¹⁵⁸仍是一派淡雅風格。第二節曾述及凌叔華〈愛山廬夢影〉凸顯南洋大學所在地裕廊「永恆的素樸」，可見其人格與作品風格皆一致素樸淡雅。

1960年即將離開南大的凌叔華為紀念星洲四年而出版散文集《愛山廬夢影》，其中第一篇〈凌叔華的畫簿〉即收錄她17幅水墨畫作，大多無題目、時間及落款，無從確認南洋時期之作為何，僅確知其中一幅墨竹圖即前述1959年刊於《大學青年》的同一幅。¹⁵⁹另外三篇散文〈愛山廬夢影〉、〈我們怎樣看中國畫〉、〈二十世紀的中國藝術〉與其書畫才學有關，可見凌叔華對於書畫藝術很有見解。

簡言之，凌叔華其人其畫皆風格素淡，並以這種風格征服了南洋地方人士，充分說明其人與地方的相互定義的內涵。

2. 蘇雪林於星洲重拾畫筆

任教於中文系的蘇雪林其實曾經學畫。1921年曾赴法國里昂中法學院附設之藝術學院習畫，至1925年回國；此後任教於大學，多講授文學課程，也有文學創作，繪畫僅為課餘喜愛。1950年二度赴法國進修，曾舉辦小型個人畫展，也有兩次賣畫經驗，至1952年回台。¹⁶⁰因此，繪畫可說是她在文學之外的興趣與專長。但來台後任教成功大學中文系，多以學術及新文學為其主要寫作重心，蘇雪林的畫家身分遂為之所掩。

1960年代，蘇雪林曾想當職業畫家，遲至晚年赴南大任教，才又重拾畫筆，而這也是她一生作畫的高峰期，持續到她回台續任成大教職的1969年左右，可見南洋重拾畫筆之於她往後人生的影響。蘇雪林一生畫作至少應有

158 同註154，頁201-202。

159 凌叔華，〈凌叔華的畫簿〉，《愛山廬夢影》，頁2。另一部《凌叔華自述自畫》（中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12），收錄凌叔華19幅畫作，多與《愛山廬夢影》之〈凌叔華的畫簿〉的17幅雷同。

160 參考陳昌明、呂姍姍，〈蘇雪林遊藝小記〉，蘇雪林教授學術文化基金會編，《綠漪風韻——蘇雪林及友友書畫集》，頁3。

一百餘件，¹⁶¹ 也有認為應當至少二至三百餘幅之譜，¹⁶² 因蘇雪林向來有送畫或賣畫的習慣，部分已遺失，因此至今未能得見完整畫作。以目前收錄蘇雪林畫作的三種專書¹⁶³ 而言，畫作多重複，明確標明作於南洋或以南洋為主題的僅三幅，其中二幅收錄於《蘇雪林山水》，一是〈山亭雅集圖〉，落款「民國五十三年作於獅城南洋大學太平蘇雪林」，¹⁶⁴ 另一幅無題目，僅落款「五十四年雪林於獅城」¹⁶⁵；第三幅是收錄於《綠漪風韻——蘇雪林及文友書畫集》的〈仿黃鶴山樵筆〉，落款註明「雪林于獅城」，但無年代。¹⁶⁶ 簡言之，蘇雪林雖習西畫出身，但畫作多為山水國畫，尤以家鄉安徽黃山為主題的山水畫最多。可見身在南洋重拾畫筆，下筆所繪仍是遙遠的故國山水，一則彰顯她習西畫出身兼具國畫涵養的一面，一則表達她對於家國的懷想（由安徽黃山至台灣定居，如今又遠赴南洋工作）。是以，若以蘇雪林這三幅確定作於南洋的畫作，以觀察她在南洋前後的其他畫作，可發現風格非常一致。

蘇雪林日記對自己作畫的記載，多集中於1965年1月12日至2月5日以及1965年9月11日至12月13日這兩個階段。如1965年1月22日日記：

用於作畫者時間實不多，然近兩日對此事大形熱心，如燒火焉，開始火不旺，及薪熱，空氣流通則必大熾，然工具不湊手，又筆法實在太壞，難有成功之望。¹⁶⁷

可見蘇雪林對自己的期待與實際能做到的有落差。再者，如同年1月24日的日記：

161 申學庸，〈藝文耆宿——蘇雪林教授〉，蘇雪林著，釋傳道、林金梅主編，《蘇雪林山水》，頁7。

162 蕭瓊瑞，〈有關蘇雪林的水墨創作〉，蘇林教授學術文化基金會編，《綠漪風韻——蘇雪林及文友書畫集》，頁9。

163 蘇雪林畫作的三種專書：釋傳道、林金梅主編《蘇雪林山水》，收錄37幅；蘇雪林教授學術文化基金會編《綠漪風韻——蘇雪林及文友書畫集》，收錄38幅；《蘇雪林自述自畫》（中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12），收錄36幅。三種專書之畫作重覆甚多。

164 蘇雪林，〈山亭雅集圖〉，釋傳道、林金梅主編，《蘇雪林山水》，頁65。

165 蘇雪林，釋傳道、林金梅主編，《蘇雪林山水》，頁43。

166 蘇雪林，〈仿黃鶴山樵筆〉，蘇雪林教授學術文化基金會編，《綠漪風韻——蘇雪林及文友書畫集》，頁40。案：此書另收錄文友凌叔華瓶花畫作（1959）一幅。

167 蘇雪林著，成功大學中文系編，《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318。

在家作畫，余此次所作畫，自以為大有進步，誰知全畫作成之後，仍然不能愜意，且用筆滯晦，雖洋紙作畫，不能討好，然亦技術限制，無可如何也。悲哉！余之繪畫前途竟無希望乎？年老才盡，故壘無足守者，計尚有舊詩與國畫之一道最後防線，今舊詩試作之後，自知江郎已無彩筆，唯望畫有成，今畫亦無望矣。¹⁶⁸

可見蘇雪林頻繁作畫，卻對自己的表現常感失望。蘇雪林自認僅舊詩與國畫尚有可為，但又自知做舊詩已無彩筆，唯寄望於國畫能有所成，然事與願違。因此，這段文字展現她對於自我的觀照，特別是在文學與繪畫兩大文藝領域的自我期許。

因此，對於曾經想以畫藝維生的蘇雪林而言，南大期間的畫作之於她的實際意義，可能就是畫作曾由當地華文教師邢廣生替她出售，得到一筆可觀的收入，而這些賣畫利益正是蘇雪林接濟大陸親友的重要經濟來源，¹⁶⁹ 這使她回台後亦持續畫下去。除賣畫外，無法確知她是否曾在南洋開畫展，也缺乏直接資料可證明其畫作對南洋造成的影響。質言之，南洋畫作之於她的意義，多在實際層面上。由此可知，蘇雪林其實有著無法兼顧藝術理想與現實生計的困擾。賣畫和寫作都是蘇雪林為實際生計所為之事，都與她這位獨立堅強的現代女性照顧親友之熱忱有關，或許這也正是她創作時無法輕鬆自在的追求藝術之美的緣故。

簡言之，南洋之旅開啟她對自己的文學與繪畫兩重才華的觀照，對於務實的蘇雪林而言，創作收益是她照顧親友的重要生計來源。是以，蘇雪林的自我觀照與期許中，實蘊涵理想與現實難以得兼的存在問題。

3. 鍾梅音的天堂歲月：師從名畫家習畫並開畫展

168 同註167，頁318。

169 衣若芬，〈長愛峰巒紙上青——論蘇雪林不喜「文人畫」〉，《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頁229。

鍾梅音習畫甚早，偏愛國畫。考入湖北藝專前，¹⁷⁰即已臨摹父親收藏的吳昌碩、任伯年等人畫集。來台後，1953年春開始定期隨孫多慈教授習畫。¹⁷¹其每部散文集幾乎皆有關於繪畫的篇章，也多與畫家席德進、劉國松等交遊。¹⁷²

鍾梅音赴新加坡定居後，1974年開始跟隨新加坡畫家陳文希¹⁷³習畫。陳文希兼擅中西畫藝，尤擅抽象畫。¹⁷⁴於是鍾梅音拜陳文希為師後，「更加把繪畫做表達個人情思的載體。」¹⁷⁵幸獲名師指導，鍾梅音曾於新加坡舉行過兩次國慶美展，也在「大眾美展」賣出十餘幅作品，題材有花鳥、風景和人物等，表現不錯。¹⁷⁶鍾梅音因此說道：「可愛的新加坡人，也只有他們才有買畫的雅人深致！」¹⁷⁷在新加坡作畫兼賣畫的經驗自信而快樂，這對於一生體弱而自認繪畫是她「裹傷而戰的止痛藥」¹⁷⁸的鍾梅音而言，意義非凡。

此外，鍾梅音與南洋藝壇的蠟染（Batik Art）畫家林秀香也有良好互動。鍾梅音離開新加坡移居美國後，曾於1977年冬天推薦林秀香到台灣辦畫展，「以便讓台灣朋友一新耳目，從蠟染藝術裡去體味真正的南洋風情與精神生活。」¹⁷⁹林秀香也邀約鍾梅音一同在台聯展並約定於1978年9月舉行，¹⁸⁰由此可見鍾梅音一心推薦具有「真正的南洋風情與精神生活」的南洋畫藝，顯示她

170 1937年考入湖北藝專。1938年因故未入讀。引自「五〇年代文藝雜誌資料庫 | 台灣文學風華——五〇年代女作家系列：鍾梅音」（來源：<http://tlm50.twl.ncku.edu.tw/wwzmy2.html>，檢索日期：2019.09.27）。

171 同註170。

172 衣若芬，〈文筆·譯筆·畫筆——鍾梅音在南洋〉，《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頁251。

173 陳文希（1906-1992）畢業於新華藝專，受教於潘天壽。後任汕頭中學教美術，組織春陽畫社。受徐悲鴻賞識。1948年起先後任教華僑中學、南洋美專。中西結合的畫風奠定他在國際藝壇的基礎，以猿猴和鷺鷥為代表作。1975年新加坡大學特頒「名譽博士」，為首位當地畫家獲此榮譽。案：陳文希畫作多出現於《蕉風》封面，如1956年2月10日《蕉風》第7期封面的蕉葉國畫，刊末有他的油畫〈河岸〉；1956年9月10日《蕉風》第21期的封面是油畫〈漁村〉；1956年10月10日《蕉風》第23期的封面是油畫〈老巴剎〉，可見陳文希的地位。

174 鍾梅音，〈天堂歲月——我的老師國畫大家陳文希〉，《天堂歲月》，頁121。

175 同註172，頁238。

176 鍾梅音，〈最美好的時光〉，《天堂歲月》，頁89-92。案：移居美國後，鍾梅音亦曾在1979年於加州洛杉磯藝術學院舉行個人畫展。

177 同註176，頁92。

178 鍾梅音，〈代序——裹傷而戰〉，《天堂歲月》，頁8。

179 鍾梅音，〈啊，生命，美麗的生命！——談自己的畫〉，《天堂歲月》，頁113。

180 後因故延至1979年6月後（〈啊，生命，美麗的生命！——談自己的畫〉，《天堂歲月》，頁114）；但不知是否如期成行。

對於新加坡有明確的「地方認同」。

然而站立繪畫的辛苦對於自幼體弱的鍾梅音而言並非易事：「作畫顯然剝奪了我許多閱讀的樂趣。醫生認為『作畫有益健康』，我就十分懷疑。自從學畫以後，一向被認為最『煎熬心血』的寫作反而變成輕鬆的調劑。因為我是站著作畫的，必如此，力量才能灌注到筆尖；一天畫下來，豈止腰酸背痛，簡直鼻青臉腫，到了晚上，不是沒時間，而是根本沒有精神閱讀，連說話都懶了。」¹⁸¹ 即使如此辛苦，鍾梅音仍樂在其中，繪畫是她寫作之外最重要的文藝成就所在。是以鍾梅音對於自己的畫作仍有一定的期許：「我不希望人們只因我會寫文章而評斷我的畫，我希望人們『就畫論畫』，所以我也還需努力。」¹⁸² 也可見她對於自己的繪畫表現的謙虛。

但由於鍾梅音的畫作罕見流通，僅能由其散文尋得其以南洋為主題的若干畫作名稱，如〈回憶星洲園中小景〉¹⁸³ 即為少數以星洲為題的畫作，內容是新加坡的理髮師「出差」到一位鄰居小孩家中為小孩理髮，畫出小孩不情願的神情，以及「日長如小年」的閒情逸致。¹⁸⁴ 其次是一幅墨蘭花圖（無題名）；¹⁸⁵ 再者，〈天堂之鳥〉¹⁸⁶ 所繪即南洋常見植物天堂鳥，與鍾梅音曾自言在南洋的幾年為「天堂的生活」¹⁸⁷ 正好相符。

離開新加坡移居美國後，鍾梅音俗務繁多而作畫減少，更有時不我予、壯志漸消之感。因此回想新加坡作畫的日子，遂有「天堂的歲月，夢樣的歲月」¹⁸⁸ 之感，由此亦可見她的南洋「地方認同」十分正面，是她充分展現畫藝成就的天堂。

綜言之，凌叔華、蘇雪林、鍾梅音三位女畫家的畫作，皆以山水國畫為

181 鍾梅音，〈最美好的時光〉，《天堂歲月》，頁94。

182 同註181，頁94。

183 同註179，頁113-118。

184 同註179，頁116。

185 衣若芬得知王潤華收藏鍾梅音蘭花圖，乃得見此畫照片，詳見衣若芬，〈文筆·譯筆·畫筆——鍾梅音在南洋〉，《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頁253。

186 衣若芬2014年有緣得到鍾梅音女公子惠寄畫作〈天堂之鳥〉照片，詳見衣若芬〈文筆·譯筆·畫筆——鍾梅音在南洋〉，《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頁254。其專書《南洋風華》即以此畫為封面，與主題相襯。

187 鍾梅音，〈代序——裏傷而戰〉，《天堂歲月》，頁7。

188 鍾梅音，〈天堂歲月——我的老師國畫大家陳文希〉，《天堂歲月》，頁135。

主，畫作傳世最多的是蘇雪林，鍾梅音的罕見流通。凌叔華的畫風素淡，得到評論的認同，被視為南洋人士的良藥；蘇雪林的繪畫之價值，則在於獲當地華人教師代她賣畫得以濟助親友的實際層面上；而體弱的鍾梅音因繪畫而獲得心靈的療癒，其以南洋名物天堂鳥為題的畫作，十足說明新加坡習畫歲月如同天堂般的生活。

五、書寫南洋行旅：凌叔華、謝冰瑩、鍾梅音的南洋遊記

由於南洋行旅豐富了這些女性文人的生命歷程，在地的自然與人文風光，當然也就成為她們書寫的對象。尤其當她們親身參與南洋當地的教育、文學與文化活動，也展演自己的作品後，這些互動必將成為她們書寫南洋行旅時的重要素材，藉此展示南洋與她們的自我之間的相互定義。相關遊記以凌叔華、謝冰瑩、鍾梅音的散文為主。她們的南洋行旅書寫所呈現的南洋整體風貌為何？除自然風光，她們如何看待南洋歷史與人文風物？她們對南洋的評價又是出於何種書寫位置和態度？這些都是她們與南洋的相互定義中重要的內涵。

（一）凌叔華的檳城記憶：〈記我所知道的檳城〉

凌叔華與檳城的關係頗為深刻，這是她的英文啟蒙老師辜鴻銘的故鄉，她曾應邀在此開過畫展；¹⁸⁹ 而此番赴檳城小住兼寫生，又蒙在地知名書法家崔大地接待，可見她與檳城的緣分之深。是以，〈記我所知道的檳城〉重現1950年代末檳城自然風光的篇幅並不多，反而著重於其歷史人文風景，並集中描寫兩位檳城文人辜鴻銘和崔大地及南洋華人資助華文教育等事蹟。她對於檳城的正面評價，正是出於這兩位華人的文化血緣與地緣關係而召喚的親切感，這樣的書寫位置和態度也正是考察凌叔華與南洋的相互定義的重要面相。

〈記我所知道的檳城〉首先以「人傑地靈」開篇，¹⁹⁰ 預示將著重人文風景之描寫。凌叔華自言：「我知道檳城這個名字，還是因為辜鴻銘曾經告訴

189 第三節論及她曾應邀在此開過畫展，可能便是〈記我所知道的檳城〉所提之曾因檳城藝術協會會長清泉而至檳城開畫展之事。

190 凌叔華，〈記我所知道的檳城〉，《愛山廬夢影》，頁34。

我他生在南洋的檳城，這可是多年前的事了。」¹⁹¹ 是以約十頁左右的全文便以將近一半篇幅記憶這位檳城出身的南洋文人之獨特事蹟。¹⁹² 辜鴻銘（1857-1928）出生於檳榔嶼（檳城），母親是葡萄牙與馬來人混血，元配為日本籍；求學於西歐並回到中國從政與教書，因此他的出身背景展現多元的跨國文化面貌，他自言一生經歷「四洋」：「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¹⁹³ 凌叔華曾問他那裏是南洋，「他告訴我，他是生在南洋的檳榔嶼，『那是出產檳榔的小島，可是有高山，有大海，風景好得很呢。』」¹⁹⁴ 因此凌叔華懷抱著辜鴻銘對故鄉的美好印象，來到檳城小住兼寫生，可見凌叔華與南洋／檳城的關聯早已萌生，是以多年後凌叔華即懷抱正面印象造訪檳城。但造訪檳城前後曾打聽辜鴻銘的出生地，欲前往憑弔而未果：「這時我方知道他在檳城的聲望，遠不如北京；在中國人方面，遠不如在西方人方面的隆重。」¹⁹⁵ 儘管愴然，凌叔華仍帶著辜鴻銘對檳城的好印象出遊。是以，通過辜鴻銘的「文化鄉愁」之親切感，使她得以順利接受並以欣賞的目光面對檳城風景，即使真正踏上檳城，並未看到一二處多麼值得流連賞玩之處，她的調適之道則是：「哪知住上十天八天，每日出外寫生，每日有新的風景可畫。後來我忽然悟過他說的話：原來處處無景，那正才是真好得很的風景呢。」¹⁹⁶ 由此可知凌叔華是帶著辜鴻銘看故鄉的眼光來看檳城。就觀光客或異鄉人而言，確實可能處處無景，但曾經生長於斯地的人自然會因為人與土地的情感聯結而美化地方，真正美好的風景反而只是很日常的一切。是以，凌叔華的旅人觀點必須有所調整，方得以真正欣賞檳城的日常美景，而這也就是凌叔華對檳城的「地方認同」。

其次，凌叔華以三頁左右篇幅記載新馬書法家崔大地的故事，他是凌叔華此次造訪檳城的接待者。由於檳城華人眾多，中華文化的氣氛也很濃厚，對於同樣也擅長書畫的凌叔華而言，崔大地不僅是她認識檳城華人文化的窗口；他

191 同註190，頁34。

192 同註190，頁34-39。

193 同註190，頁37。

194 同註190，頁37。

195 同註190，頁39。

196 同註190，頁39。

曾經旅居倫敦近三年、巴黎兩三個月的經歷，使得凌叔華和他具有雙重的「同鄉之誼」。首先，凌叔華透過介紹崔大地在檳城的書畫事蹟，呈現南洋華人發揚中華文化的一面：

據說他在戰時只帶了幾支毛筆到南洋來。但他居然前後捐了不少錢給華人學校，他把各體書法義賣多少次，得款捐資興學，同時也為中華文化做了宣傳工作。檳城市上有不少文質彬彬的招牌比之新加坡高尚雅觀多了，就是很小一間文具店，他們也巴巴地求大地先生寫個正經招牌，刻在木板上，塗了金漆或朱漆。既富麗又堂皇，其實所費不多云云。¹⁹⁷

崔大地以書畫掙錢捐資興學，也書寫店招美化市容，這正是南洋華人支持華文教育與中華文化的典型表現。因此凌叔華認為：

大地先生第二故鄉也已決定了是在檳城吧？在檳城街上，假如認識他的字的人留心看，在五步或十步之內，必定會發現他寫的橫匾招牌或對聯。……。他是有請必寫，墨寶隨人方便，……，他是一個「以字會友」的人，他的朋友就特別多。只幾年間，在檳城他已成了「無人不識君」的城中人物了。¹⁹⁸

是以，崔大地以其書畫在檳城市街上傳承中華文化，其人也已完全融入南洋，成為檳城的一號人物。崔大地對檳城在地文化的投入，使凌叔華認為他應該也將檳城視為第二故鄉了，這對於同樣擅書畫也離開中國家鄉漂流至異國生活的凌叔華而言，應當很能勾動她血緣與文化的雙重鄉愁。是以，通過檳城在地文人的書畫表現，凌叔華直接投射她對於檳城的正面評價，檳城於她便不只是一般的旅遊景點，更包涵自身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其次，崔大地曾經旅居倫敦與巴黎開書畫展與賣畫的經驗，不僅令凌叔華讚嘆，更引起她對「第二故鄉」地

197 凌叔華，〈記我所知道的檳城〉，《愛山廬夢影》，頁43。

198 同註197，頁45。

緣的共鳴。崔大地至英國與當年下南洋一樣，行李中攜帶的是筆及墨筆字，這顯示他對中華文化的自信與驕傲；而他在英國的展覽也引發旅居英國的中國人的文化鄉愁。¹⁹⁹是以，介紹檳城的華人崔大地及其書畫成就，對凌叔華而言也是展現她在文化血緣與地緣的雙重鄉愁的表現。

此外，這篇遊記的中段部分以相對較少篇幅呈現檳城的自然風光、街景與華文中學等地景，這些都引發凌叔華對於故鄉（中國北京、英國倫敦暨法國巴黎）的鄉愁，由此展示她自己與南洋的相互定義的多重樣貌。是以，凌叔華呈現檳城的自然風光引發二重家國情思，一是早年生長的中國，是為「第一故鄉」；另一個是近年來旅居的英國倫敦與法國巴黎，是為「第二故鄉」。這二重美好的鄉愁也正是她觀看南洋風景的參照位置，影響她對於檳城的正面評價。前者如抵達檳城車站後換渡輪過海至檳島所見的風光：

這些風光卻又似曾相識地引動旅人情思。這不是青島的海上嗎？那青黛的山峰不是南高峰嗎？這綠醅一樣的水不是西子湖的一樣醉人嗎？²⁰⁰

在渡海過檳城之海天美景中，凌叔華多年遊子情懷被勾動：「我如夢如醉地戀著眼底風光，忽然想起我是一個離開故國已經十多年的游子了。浮雲總在蔽白日，我幾時可以歸去呢？」²⁰¹凌叔華「想到這裡，益加珍惜眼底風光了。眼中不覺濕起來……」²⁰²眼前他鄉（檳城）的風光連結了故國風景（青島、杭州），顯見她旅居南洋的第一重家國認同便是「第一故鄉」中國。然而當她登岸至檳城市街（應為首府喬治市George Town）。凌叔華對於好看的西式街景不僅印象深刻，更生發對於「第二故鄉」英法兩國的懷想：

檳城不愧為東方花園，除兩三條繁盛市街外，餘者均廣植樹木；大路旁的人家，差不多俱有個小花園；還有不少人家都有花木之盛。有幾條公

199 同註197，頁43-45。

200 同註197，頁39-40。

201 同註197，頁40。

202 同註197，頁40。

路，……，令我想到巴黎市外的名勝區芳吞勃廬一樣淒逸。路上汽車不多，車悠然地開著，腳踏車不少，大都年輕學生騎著，……，有令我想到倫敦的郊外所見。²⁰³

凌叔華認為檳城市街之美，神似法國巴黎郊外「芳吞勃廬」（楓丹白露 Fontainebleau），也有倫敦郊外之貌。不僅如此，當她深入她觀察檳城的西式住宅樣式時，更能直接指認它們的英國血統：

紅毛路上，有不少具有草地花木之美的西式住宅，那些樣式就有很多維多利亞式或愛德華登式的，不是嗎？那些有寬寬的走廊的白石夏屋，高踞在碧茸茸的草地上，豈不也像牛津或劍橋兩所大學城的住宅區一樣？²⁰⁴

由於凌叔華赴南洋前，已旅居倫敦與巴黎多年，因此當她來到曾接受英國殖民的檳城，觸目所見的西式建築即立刻勾起她的「另一種鄉愁」，即近年來旅居的倫敦與巴黎已變成她的「第二故鄉」，並以此做為另一種觀看位置，眼前檳城的西式住宅所引發的熟悉感，便來自於她對「第二故鄉」的親切感之投射。

而檳城珍貴的華文教育也是凌叔華觀察的重點，這自然與她出身中華文化的背景及鄉愁有關。如路過華人自辦中學時，她指出檳城華人重視華文教育的意義：

路過菩提中學及檳華女校，校舍規模俱甚宏偉，聽說為華人所辦。戰後華人因樹膠市情好轉，金融有起色，他們就集中在捐資興學，這種慷慨輸將，其實是最明智之舉，「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他們從此可以望見檳城光明的未來了。世上還有什麼比希望更可寶貴嗎？檳城的學校，除了若干處為英人所辦外，餘皆為華人創辦，城中巫印人皆少，路上行

203 同註197，頁40-41。

204 同註197，頁41。

人多半為華人。華人為了自己的下一代，實在也做了很聰明的工作。他們自己知道是因學識不夠，所以「吃盡苦中苦」，但他們都願望他們的子孫「為人上人」的。光憑這一點說，這打算也是真合理化的。²⁰⁵

她指出華人捐資興學是明智之舉。普（菩）提中學前身為方蓮尼法師為宣揚佛教而於1935年創立的菩提學院。1947年由胡文虎獨資興建菩提學院院舍。²⁰⁶而檳華女校創立於1919年3月，檳城閱報社陳新政等閩籍僑領鑑於檳島閩僑眾多，卻無女校以教育僑界女子，乃商討創辦女校事宜。²⁰⁷兩校至今猶在辦學中，培育不少華人子弟。是以檳城的華文教育在1950年代已然蓬勃發展，且多由有心發揚中華文化的華人捐資興學，可見檳城華人興學的確是百年事業。因此，出身中華文化的凌叔華路過華人自辦中學，自然無法忽視中華文化在南洋檳城被發揚而生發文化血脈上的共鳴。

簡言之，凌叔華對檳城的記憶，敘寫人文風景為主，著重呈現兩位檳城華裔文化人與中國、歐洲文化的深刻關聯，藉此說明凌叔華對檳城的正面評價及她的兩重鄉愁（故鄉中國與旅居地英法）。相對地，凌叔華以較少篇幅書寫檳城的自然風光與西式市容，但前者一樣引發她對第一故鄉中國的鄉愁，後者則引發她對第二故鄉英法的親切感；再者，華文中學引發她對於南洋華人發揚中華文化的敬意，也可視為她對第一故鄉中國的懷想。綜言之，檳城之於凌叔華具有多重文化血緣與地緣的共感，是以她的南洋「地方認同」十分正面。

（二）謝冰瑩的馬來亞遊記：《馬來亞遊記》、《海天漫遊》 「星馬之部」

謝冰瑩在華聯中學任教，促使她在1961年出版《馬來亞遊記》（上冊），²⁰⁸紀念這段三年一個月的馬來亞旅居，此書可能是戰後台灣首部以馬

205 同註197，頁41-42。

206 1954年政府批准中學註冊，1957年夫人陳金枝為完成先夫興學遺志，慨捐七萬元，董事會同仁積極推動募捐，各界捐獻興學蔚為風氣。1962年後分為兩校，菩提國民型華文中學與菩提獨立中學。

207 初名福建女校，1951年改名檳華女子中學。1962年後分為兩校，檳華女子國民型華文中學與檳華女子獨立中學。

208 《馬來亞遊記》原預定出版下集，不知何故未出版。

來亞為主題的遊記。《馬來亞遊記》（上冊）〈自序〉提及：「在馬來亞住了三年零一個月，南自新加坡，北至亞羅士打，走遍了大半個國家，只有東海岸和玻璃市、吉蘭丹、森美蘭……幾個地區沒有去。」²⁰⁹可見三年餘南洋教學生活提供她不少創作題材，使她成為當代馬來亞遊記書寫的第一人。此後亦有若干星馬遊記散見於文集中，包括《海天漫遊》（1968）「星馬之部」13篇散文。²¹⁰

《馬來亞遊記》原預定出版上下兩集，謝冰瑩預先規劃兩冊內容：

本書分為上下兩冊出版，上冊的內容包括馬來亞、印度的風俗習慣、風光描寫，以及華僑在海外的婚俗、教育大概情形；下冊著重我們僑胞在海外筭路襁褓，創業艱辛的情形，以及風景人物介紹：像星加坡的虎豹別墅、水族館、新世界、南洋大學；怡保的三寶洞、霹靂洞、南天洞；檳城的極樂寺、蛇廟、升旗山……雖然去過很多次，還沒有把它寫出來；還有實在遠的邦喀島、波德申海邊，檳城海濱的風光……我相信下冊的內容一定比上冊更加豐富；假如沒有意外事發生，我希望能夠在寒假中完成。²¹¹

由〈自序〉可知上下冊的內容各有偏重，然預定出版的下冊卻因故未能面世。²¹²因此就《馬來亞遊記》（上集）的30篇散文而言，大致包括馬來亞與印度的風俗習慣、風光描寫、華僑的婚俗與教育等；所述地點多集中於太平、檳城海珠嶼、馬六甲、福隆崗（福隆港）、金馬崙等幾處。除4篇與遊記較無直接關係外，其餘26篇可分為幾類：一是以旅居地太平為主題，包括〈太平

209 謝冰瑩，〈自序〉，《馬來亞遊記》上集，頁1。

210 尚有《冰瑩遊記》（1991）的〈檳城極樂寺〉與〈太平山遊記〉。其中〈檳城極樂寺〉與《海天漫遊》「星馬之部」的〈極樂寺記遊〉內容相同，僅題目不同，且此文未見於《馬來亞遊記》上集。而〈太平山遊記〉則與原收錄於1961年《馬來亞遊記》上集的〈太平山記遊〉，篇名後兩字順序不同，但內容幾乎相同；同時這篇〈太平山遊記〉的篇幅僅為1961年〈太平山記遊〉的一半。

211 同註209，頁2-3。

212 下冊預計要目：〈極樂寺記遊〉、〈蛇廟奇景〉、〈波德申半日遊〉、〈邦喀島拾貝殼〉、〈三寶洞與南天洞〉、〈黑風洞的蝙蝠〉、〈植物園的猴子〉、〈三遊升旗山〉、〈葉亞來和吉隆坡〉、〈古城夜畫〉。

湖四景〉、〈太平湖的晚霞〉、〈太平散記〉、〈太平山記遊〉、〈從太平到檳城〉5篇。²¹³二是以太平以外的旅遊地為主題，包括〈海珠嶼〉、〈馬六甲記遊〉、〈詩一般的福隆崗〉、〈福隆崗日記〉4篇。²¹⁴三是馬來人風俗習慣和飲食，包括〈美麗的胡姬〉、〈訪胡姬主人〉、〈馬來人的婚俗（一）〉、〈馬來人的婚俗（二）〉、〈割禮〉、〈訪問沙蓋族〉、〈我的女房東〉、〈榴槤和山竹〉、〈油鬼子〉、〈家鬼的故事〉10篇。四是印度人的風俗習慣和飲食，包括〈印度人的結婚儀式〉與〈赴印度宴記〉2篇。五是華僑在馬來亞的生活習俗與教育，包括〈華僑的婚禮〉、〈中國語文在馬來亞〉、〈馬來亞的華僑婦女〉、〈馬來亞僑胞的口語〉、〈在馬來亞過年〉5篇。

以第二類散文的〈馬六甲記遊〉為例，謝冰瑩提及初來馬來亞時，朋友對她說過：「到馬來亞來，如果不去馬六甲遊覽一次，等於白來一趟。」²¹⁵這趟古城之行其實乃率領學生環島旅行而造訪。文分四小節，前二小節所述地景與中國文化較相關，後二小節則與葡萄牙及荷蘭人統治時期的文化較有關係。第一小節「青雲亭」敘及參觀供奉觀世音菩薩的青雲亭，此為全馬最早的中國廟宇，也是葡萄牙人與荷蘭人統治時代的「最高法院」。二是「三寶井」，位於三寶山旁的三寶井據說是鄭和下西洋所開鑿，旁邊三寶廟則供奉鄭和塑像。鄭和七下西洋，數度來到馬六甲，此地留下許多相關遺跡。²¹⁶簡言之，前二小節的內容多與中國文化有關，展示謝冰瑩藉由中華文化找到她與馬六甲的情感聯結，由此呈現她對於南洋的「地方感」。三是「聖芳濟教堂」，此教堂供奉的聖芳濟是最早來到馬六甲傳教的人，登上教堂俯瞰馬六甲全城，可見16世紀與20世紀的建築交錯，最醒目的是紅色外觀的馬六甲政府辦公的所在，也是當年荷蘭人統治時期的市政廳，謝冰瑩自述：「我不懂他們是什麼心理，是要顯示政府的權威，還是讓民眾容易識別呢？一看見這些血紅耀眼的建築，未免使人有怵目驚心之感。」²¹⁷四「古城的滄桑」，末了再遊葡萄牙人建立的

213 第一類以太平為主題的散文，非真正意義上的遊記，已於第二節論及，茲不贅述。

214 第二類以太平以外的旅遊地為主題的遊記，已於第三節論及，亦不贅述。

215 謝冰瑩，〈馬六甲記遊〉，《馬來亞遊記》上集，頁59。馬六甲於2008年7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

216 馬六甲最早受中國文化影響，此處猶有許多中國建築，仍說中國話、讀中國書。

217 同註215，頁64。

十五世紀古城門，謝冰瑩訴說古城陷落為葡萄牙屬地的故事後，不免憑弔馬六甲古城的滄桑：

站在古城門面前，我靜靜地思索，默默地追悼：馬六甲在這四百年來，不知經歷了多少滄桑，受過多少戰爭的洗禮，也不知有多少我們的僑胞，做了炮火的犧牲者，他們都是些無名英雄，沒有他們英勇的犧牲，那有今天光榮的勝利呢？²¹⁸

謝冰瑩在古城馬六甲的歷史感懷中，仍不忘以當地華僑的犧牲做為對南洋地方情感認同的聯結。簡言之，後二小節的地景雖與歐西統治時期較有關聯，謝冰瑩仍舊不免興發對自己中華僑胞的感懷。

第三類至第五類散文，分別介紹馬來人、印度人、華人的風俗習慣與文化，行文平實，多客觀報導以展現馬來亞三大種族各自的文化特色，如〈美麗的胡姬〉、〈馬來人的婚俗〉、〈割禮〉、〈訪問沙蓋族〉、〈榴槤和山竹〉等馬來文化；或是〈印度人的結婚儀式〉與〈赴印度宴記〉等印度文化；或是〈華僑的婚禮〉、〈中國語文在馬來亞〉、〈馬來亞的華僑婦女〉、〈馬來亞僑胞的口語〉、〈在馬來亞過年〉等在地華人的文化。對於台灣讀者而言都是新鮮的異國事物，可滿足讀者獵奇的心態。

其後，謝冰瑩於1968年《海天漫遊》「星馬之部」收錄13篇與星馬相關的散文，其中以星（新）加坡為題的有〈虎豹別墅〉、〈水族館〉、〈鬼城憶遊〉、〈正氣千秋〉4篇。以馬來西亞為題的有〈在海外度國慶〉、〈馬來亞的諺語〉、〈邦咯島拾貝〉、〈極樂寺記遊〉、〈三遊升旗山〉、〈四空物語〉、〈植物園的猴子〉、〈蛇廟奇景〉、〈慈母淚〉9篇。²¹⁹同時《海天漫遊》的〈自序〉也提及《馬來亞遊記》：「這本書，本來想出上下兩集；而且下集的要目都預告出來了，為了上集曾遭受過一個小小的打擊，所以不想再

218 同註215，頁66。

219 其中若干篇目所涉及的與前述《馬來亞遊記》預定出版的下冊篇目雷同。

出。」²²⁰ 雖然如此，她提及因讀者閱讀她的遊記而又有了自信：「又接到香港文龍書店第三次來信說，海外某大學圖書館要買《馬來亞遊記》和《菲島記遊》；可是前者已全部賣完，一本也找不到了，……。」²²¹ 因此她說：「由這件事看來，遊記還是有人喜歡看的，於是我又有勇氣出版這書了。」²²² 是以《海天漫遊》「星馬之部」或可視為《馬來亞遊記》（上集）之「續集」。

茲以〈極樂寺記遊〉為例，此文描述檳城知名寺廟極樂寺。光緒年間三位自廈門來的法師建立極樂寺，他們看中這塊地「風景清幽，氣象雄偉，左邊山脈像青龍，右邊支脈似白象。」²²³ 而「這塊群山拱衛，海天一色的勝地，悠然有極樂之意。」²²⁴ 因名極樂寺。謝冰瑩遊極樂寺，不忘提及康有為的題字：

「勿忘故國！」這四個大字刻在壽佛石上，是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夏六月，康有為先生題的，實在發人深省，肅然起敬！這四個簡單的字，比一篇演講辭，幾個激昂慷慨的標語標語有力量多了！²²⁵

謝冰瑩與極樂寺中康有為所題的四個大字照面時，不只與當年康有為的足跡遙相呼應，也勾起她久違的故國之思，實屬人情之常。是以，其關照馬來亞的參照正是自己的第一故鄉中國。

簡言之，謝冰瑩的南洋遊記多以客觀的角度、平實的筆法介紹異國風俗與風景，呈現華印巫三大族群的文化特色，而在南洋被傳承的中華文化正是她與南洋在地產生情感聯結的重要橋樑，偶有故國之思實屬必然。是以，謝冰瑩的南洋「地方認同」之特色在此。

（三）鍾梅音旅居新加坡與大馬：從《海天遊蹤》到《天堂歲月》

鍾梅音的跨國經歷是諸位女作家最為廣遠的一位。她自1964年6月至9月

220 謝冰瑩，〈自序〉，《海天漫遊》（台北：三民書局，1968.01），頁1。

221 同註220，頁2-3。

222 同註220，頁3。

223 謝冰瑩，〈極樂寺記遊〉，《海天漫遊》，頁35。

224 同註223，頁35。

225 同註223，頁36。

曾環遊世界80天，後於1966年推出第一部遊記《海天遊蹤》，自此聲名大噪。1969年旅居泰國。1971年移民新加坡至1977年赴美國洛杉磯定居為止，共計六年南洋歲月。可見其人生行旅跨度之大。

鍾梅音曾在1964年環遊世界途中造訪新加坡南大任教的孟瑤及蘇雪林。其後復於1970年二度造訪，而1971至1977年間則正式移民新加坡。此即〈遊虎豹別墅〉所述她與新加坡的緣份：「我第一次路過新加坡是一九六四年。……。第二次闖家來遊新加坡是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一年遷居新加坡。」²²⁶是以鍾梅音與南洋的緣份較諸前述幾位女作家更加深遠。其南洋旅居多呈現於《海天遊蹤》（1966）、《蘭苑隨筆》（1971）、《昨日在湄江》（1975）與《這就是春天》（1978）、《天堂歲月》（1979）等五部散文集。

1. 三度造訪新加坡，終於移民

鍾梅音與新加坡的三度因緣，感受不同。首度造訪，單純認為新加坡的美不像台灣，但語言文化又不像外國，具有雙重的美好。第二度造訪，新加坡已然建國，更覺此地為「現實的理想國」；第三度則是長達六年正式移民的「天堂歲月」。可見鍾梅音由旅行者變成定居者，新加坡也由觀光地點變成自己的家園，「家是地方的典範，人們在此會有情感依附和根植的感覺。」²²⁷顯示她和新加坡這個南洋空間的情感歸屬升格至家園的概念。

（1）環游世界途經新馬：拜訪孟瑤與蘇雪林

鍾梅音早在1952年發表〈我的寫作生活〉就表達她對南洋充滿想像，嚮往南洋：「曼谷、吉隆坡，這些整年開著四時不謝之花的熱帶天堂」，²²⁸終於在1964年藉環遊世界一償心願。

1964年6月至9月，環遊世界的鍾梅音行經新馬，拜訪正在南大教書的文友孟瑤與蘇雪林。之後鍾梅音出版《海天遊蹤》，其中〈星馬行腳〉即此趟南

226 鍾梅音，〈遊虎豹別墅〉，《這就是春天》，頁190。

227 Tim Cress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譯，〈第二章：地方的系譜〉，《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42。

228 鍾梅音，〈我的寫作生活〉，《母親的憶念》（台北：復興書局，1954.04），頁150。

洋旅行之記錄，她提及由曼谷飛往大馬首都吉隆坡：「地大屋美，環境整潔，市容勝過香港與曼谷，看得出是有計劃建築的城市。」²²⁹ 之後再飛往新加坡旅遊，由當時任教南大的孟瑤迎於機場，²³⁰ 之後便隨孟瑤赴南洋大學拜訪並過夜，對於南大的教授宿舍印象極好。²³¹ 此外，鍾梅音參觀水族館、國家劇場，並盛讚新加坡：「環境的清新美麗，令人覺得不像臺灣之外，無論人物、語言，都令人感到新加坡也不像『外國』。」²³² 可見鍾梅音對於兼具台灣與外國優點的新加坡已有相當好感，這趟旅行也種下往後她全家移民新加坡的契機。

（2）二遊新加坡：闔家重遊「現實的理想國」

鍾梅音第二次造訪新加坡前曾旅居泰國兩年（1969至1971年），其間（1970年）曾闔家再訪新加坡。

第二度造訪的記憶以〈獅城近事〉及〈現實的理想國〉為代表。寫於1970年的〈獅城近事〉論及新加坡的發展史，尤其是近代成為英國殖民地乃至於1965年獨立建國前後的情形。當時鍾梅音尚未移民，但二度造訪新加坡的經驗，使她對於此地的印象更加正面：「這番再來，竟像天外飛來又一座更清潔、更美麗的花園城市。」²³³ 不僅如此，鍾梅音在〈現實的理想國〉寫出六年後重遊已獨立建國五年的新加坡，對於當地市政現況印象更加深刻：

這番再來，由於當局重建都市與房屋計畫之成功，天地驟然更寬闊了，樹木和花木也更繁茂了，數不清的漂亮的廉租平民大廈，像觀光旅社座落於大公園裡一般，舊道已不復辨識。治安之良好，使許多住宅都不用圍牆；空氣之清新，彷彿置身於高原上的黎巴嫩；幫著吸碳排氣的濃密

229 鍾梅音，〈星馬行腳〉，《海天遊蹤》第二集，頁213。

230 同註229，頁213。

231 同註229，頁213。案：亦參看衣若芬：〈文筆·譯筆·畫筆——鍾梅音在南洋〉，《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頁237。

232 鍾梅音，〈星馬行腳〉，《海天遊蹤》第二集，頁217。

233 鍾梅音，〈獅城近事〉，《蘭苑隨筆》（台北：三民書局，1971.06），頁101。

樹木，顯然有助於都市上空之淨化。²³⁴

不僅如此，新加坡的優異還在於建設亮麗市政的政府官員與人民的心理素質，在當時已主政11年的李光耀治理下，新加坡貧民生活得以改善，有效抑制共產黨可能醞釀的空間。²³⁵此外，李光耀也懂得善用人才，使小國也能有傑出的表現。因此，鍾梅音兒子認為新加坡有這樣的表現與它地盤小有關，正似柏拉圖提出的理想國，鍾梅音也認為：「其實小國比較容易治理，固然也是事實，更重要的還是政風與民風。」²³⁶是以她將新加坡視為一座「現實的理想國」。最後鍾梅音更提及：「國家也好，個人也好，讓我們先學習星加坡那孤注一擲自強不息的精神」²³⁷，因此鍾梅音二訪新加坡後，發現建國後的新加坡政府的效能與民眾的素質，合力打造新加坡這個小國成為「現實的理想國」，其自強不息的精神，尤其值得學習。

（3）移民新加坡：習畫與寫作的「天堂歲月」

鍾梅音第三度新加坡因緣則是1971年正式移民，此時新馬已正式分家數年，鍾梅音亦曾遊歷馬來西亞。鍾梅音移民歲月裡的大事就是前已提及的習畫與開畫展；其他相關記事多呈現在《昨日在湄江》（1975）與《這就是春天》（1978）、《天堂歲月》（1979）三部散文集。

由於正式移民新加坡，鍾梅音不再是觀光客或旅行者，而是一般居民。由於角色轉換，也使她觀看地景的角度不一樣了，如〈遊虎豹別墅〉提及：「自從一九七一年遷居新加坡，我到虎豹別墅至少有二十次，都是陪路過的朋友觀光。」²³⁸可見鍾梅音成為居民後，有太多機會陪不同朋友觀光同一地點，由於大多走馬看花，遂趁某假日準備野餐，在此消磨終日，才算真正品味出虎豹別墅的好處。是以，成為居民後所看到的虎豹別墅已非一般的觀光景點，而是

234 鍾梅音，〈現實的理想國〉，《蘭苑隨筆》，頁139。

235 同註234，頁141。

236 同註234，頁142。

237 同註234，頁144。

238 鍾梅音，〈遊虎豹別墅〉，《這就是春天》，頁190。

自己家園的一處日常生活地景，其中所蘊含的「地方認同」是更深刻的家園歸屬感。

其後鍾梅音在旅居新加坡六年後遷居美國，她曾總結自己對新加坡生活的感懷：

感謝那許多好日子，新加坡確是令人留戀的。還記得當我初履斯土時，很過了一段隱姓埋名的優游生活。「閑立市橋人不識，一勾新月看多時。」又住在海邊，彷彿回到台灣光復初期的蘇澳了——我曾不止一次說過，蘇澳六年是我一生最幸福充實的歲月。²³⁹

不只如此，「新加坡的民情也正與台灣民情一般淳樸，風景尤其美麗。」²⁴⁰此時已在美國的鍾梅音想起新加坡六年移民的優遊生活，將之和早年來台首度定居六年的宜蘭蘇澳歲月相提並論，視之為一生最幸福充實的兩段歲月，可見她的「地方認同」包含初來台定居的宜蘭蘇澳和曾經移民過的新加坡，兩地之於她皆有故鄉的親切感。此外，〈在新加坡的日子〉也提及：「我愛新加坡，正因為這個國度雖然建在都市裡，可是街上有樹蔭，鬧市有野趣。」²⁴¹可見新加坡同時兼具的現代都市與鄉野情趣特質，正是鍾梅音對新加坡最美好的記憶。因此，新加坡六年於她是一段「天堂的歲月」。²⁴²

2. 旅遊大馬

鍾梅音因熱愛旅遊之故，散文中多有大馬遊記，如《蘭苑隨筆》的〈在旅途中〉、〈檳城一瞥〉、〈金馬崙與吉隆坡〉、〈馬六甲古國〉等，尤其是描寫檳城與馬六甲的兩篇散文值得一觀。〈檳城一瞥〉的景點包括升旗山、回教清真寺、極樂寺、蛇廟，大多與謝冰瑩、孟瑤、蘇雪林等人足跡雷同。此文對檳城海邊、市街、住宅等風光之描寫以及對當地華文教育的肯定，亦與凌叔華

239 鍾梅音，〈自序〉，《這就是春天》，頁4。

240 同註239。

241 鍾梅音，〈在新加坡的日子〉，《這就是春天》，頁206。

242 鍾梅音，〈天堂歲月——我的老師國畫大家陳文希〉，《天堂歲月》，頁135。

的檳城記憶頗相似。而〈馬六甲古國〉非旅遊馬六甲，而是在吉隆坡民族博物館及國家紀念碑參觀時，對其中所展示的馬六甲古城歷史及相關遺跡的觀後感懷，此文與幾位女作家親履馬六甲古城的觀察角度非常不同。

簡言之，鍾梅音的南洋遊記，以其三度與新加坡結緣並移民為主軸，輔以若干旅遊大馬的遊記，構成她的南洋遊記主體。第一度旅遊純觀光與訪友，留下正面印象；第二度遊新加坡，視之為「現實的理想國」；第三度則是移民並定居六年，成為她生命中的「天堂歲月」。是以，新加坡之於鍾梅音的意義特別重大，其南洋「地方認同」也是五位女性文人中最為緊密的。

綜言之，凌叔華的檳城記憶著重於人文風景的介紹，較少自然風光；通過當地兩位華裔文化人的情感與地方聯結，以及她有感於當地華人捐資興辦華文教育的熱忱，可見她的南洋「地方認同」具有文化與地方上的雙重認同。而謝冰瑩以專著《馬來亞遊記》直接表達她清楚而明確的南洋「地方認同」。鍾梅音由新馬旅行者變成定居者，由「現實的理想國」到「天堂的生活」，其南洋「地方認同」可說是諸位女性文人中最為徹底的，應稱之為具有「家園意識」，而非僅是「地方認同感」。

六、結語：現代女性文人的人文自我與南洋的相互定義

總結上述五位現代下南洋的女性文人在南洋的經歷，顯示1950至1960年代的女性已然能夠走出台灣，於南洋綻放其於華文教育、文學與文化表現的光彩，對當時南洋的華文文學與文化發展具有一定影響與作用。而南洋這一方豐富的華文文學與文化「地方」亦給予她們深刻的回饋，是以她們對於南洋具有一定的「地方感」或「地方認同」，這使得她們的人文自我與南洋這一空間曾於彼時相互定義了彼此的價值與意義。

她們對於南洋的「地方感」或「地方認同」程度不一。首先，最早下南洋的凌叔華對於新加坡南洋大學所在地裕廊的草萊初闢情景，以理想藝術的眼光欣賞它，也為自己的住所命名「愛山廬」，其南洋「地方感」明確。她的「地方感」也及於馬來西亞檳城，這與她做為檳城文人辜鴻銘的學生有關，也與當地書法家崔大地的書畫情誼有關。而與上述這些空間建立更深刻的「地方

感」，則更有賴於凌叔華在此地投注文教活動的心力，包括教學、指導文學社團並出版馬華文學專書、出版小說與散文、開畫展等，這些都使她與南洋這地方產生更濃厚的情感依附與聯結，進而形塑正向而完滿的南洋地方認同。

其次，也是1950年代末期下南洋的謝冰瑩，其與南洋的「地方感」或「地方認同」也是比較明確的。她在馬來西亞太平市的華聯中學任教，也參與當地文化人姚拓（《學生周報》主編）所舉辦的文藝營並演講，投稿當地重要報刊（如《蕉風》），也在馬來西亞出版作品。更重要的是，她撰寫戰後台灣首部以馬來亞為主題的《馬來亞遊記》。由於她的文風較為平實而理性，筆鋒較少流瀉深刻的情感，因此可說謝冰瑩的南洋「地方認同」十分明確而理性。

第三則是1960年代初期下南洋大學任教四年的孟瑤，其南洋「地方感」或「地方認同」不明，主因是她自我表述的南洋行旅資料幾乎付之闕如，必須仰賴文友琦君、孟瑤、鍾梅音等人的文字，方得以重建她的南洋行旅。此外，筆者認為儘管她本人幾乎未曾自我陳述南洋時光及地方認同，但經由史料的爬梳，可確認她也如同其他女性文友一樣在南洋當地報刊發表作品（如《蕉風》），也利用在南大教學的講義擴寫為學術教科書（「孟瑤三史」），並且極有效率地在回台前即已完成兩部並順利出版；這與她回台後轉職大學中文系任教應有關聯。就此而言，孟瑤的南洋行旅，除了赴南洋大學教書外，其出版三史乃至於生涯轉向可視為孟瑤的南洋「地方感」或「地方認同」之「間接」表現，但難以遽稱「無地方感」。

第四則是年紀最長的蘇雪林，其南洋「地方感」或「地方認同」較為負面或悲觀。年近七旬的蘇雪林因台灣的筆戰而萌生避世之感，遂接受南大的邀請遠下南洋。然而，根據蘇雪林日記及相關散文記載，她在南大的教學生活應當尚可，除教學外，尚與較早到南大的孟瑤時相往還，也與陳致平一家往來頻密；此外，她也以看戲與電影為樂，重拾畫筆並賣畫，更受到當地文人朱昌雲、陳光平、黃崖、許雲樵等人的歡迎，並在重要報刊登載作品（如黃崖主編的《蕉風》），與孟瑤應邀赴馬六甲與檳城演講等。然而，蘇雪林仍不乏負面或悲觀的文字記載，如她認為南大方面對她有成見，最後並以「無三宿空桑之感」說明不願（再）與星洲建立太深刻的情感聯結，做為她與南大關係的總

結。由此可知，蘇雪林的南洋「地方感」或「地方認同」較為負面或悲觀，而非「無地方感」。

第五，最後與南洋發生聯結但也是聯結最深的鍾梅音，她的南洋「地方感」或「地方認同」應是五位女性文人中最為明確而深刻的。鍾梅音三段南洋因緣，首度以旅行者身分造訪新加坡，驚豔於其整潔美麗，留下正面印象。二度造訪後，發現甫建國的新加坡更加完美，以「現實的理想國」稱美之。第三度則是直接移民新加坡，定居六年，把旅行地點變成自己安身立命的家園。移民期間，體弱的鍾梅音努力參與當地的文學與文化活動，包括投入兒童文學翻譯計畫、演講、學畫與開畫展等，她以「天堂歲月」定義這六年新加坡公民生活。是以，她與新加坡這個國家建立了深刻的情感聯結。因此，鍾梅音的「地方感」或「地方認同」非常明確而深刻。

綜言之，由於歷史上南洋與中國向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南洋可說是中國文學與文化的延伸場域，向來多以男性文人的下南洋較為研究者所關注，如邱菽園、郁達夫等人；其實女性文人下南洋所進行的教育、文學與文化活動也值得關注。她們不只向南方的華人子民傳布台灣所傳承的華文文學與文化價值，同時她們也在南洋這塊土地上展演自己的文學與藝術作品。五位女性文人的南洋地方認同雖然層次不同，但她們大多投入情感，這使她們與南洋相互定義並豐富了彼此的價值與意義。是以本論文之偏重女性文人的南洋經歷及其文學與文化表現，便具有一定的意義，即以另一性別視角開發文學南向課題的多元面相，可與目前大部分以男性文人為主的南洋研究議題相互對話，以提供學界相關課題的參考。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吉廣輿編，《孟瑤讀本》（台北：幼獅文化公司，1994.07）。
- 衣若芬，《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新加坡：八方文化企業，2016.01）。
- 封德屏總策畫，吉廣輿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92：孟瑤》（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7.12）。
- 凌叔華，《愛山廬夢影》（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1960.03）；〔中版〕《愛山廬夢影》（中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08）。
- ，《凌叔華選集：凌叔華自選短篇小說集》（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1960.05）。
- ，《凌叔華小說集 I》、《凌叔華小說集 II》（台北：洪範書店，1984.11）。
- ，《凌叔華自述自畫》（中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12）。
- 陳鈞凌編，《南洋大學中文系第四屆畢業同學離校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第四屆校友紀念文集編委會，2012.08）。
- 琦君，《琦君小品》（台北：三民書局，2005.03）。
-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5.12）。
- 謝冰瑩，《馬來亞遊記》上集（台北：海潮音月刊社，1961.01）。
- ，《空谷幽蘭》（台北：廣文書局，1963.09）。
- ，《海天漫遊》（台北：三民書局，1968.01）。
- ，《冰瑩憶往》（台北：三民書局，1991.05）。
- 鍾梅音，《母親的憶念》（台北：復興書局，1954.04）。
- ，《海天遊蹤》第二集（台北：大中國出版社，1966.04）。
- ，《蘭苑隨筆》（台北：三民書局，1971.06）。
- ，《昨日在湄江》（台北：皇冠出版社，1977.02）。
- ，《這就是春天》（台北：皇冠出版社，1978.04）。
- ，《天堂歲月》（台北：皇冠出版社，1980.06）。
- 蘇雪林，《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台北：三民書局，1991.04）。
- ，《蘇雪林自述自畫》（中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12）。

——，成功大學中文系編，《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二冊、第四冊、第五冊（台南：成功大學教務處，1999.04）。

蘇雪林著，釋傳道、林金梅主編，《蘇雪林山水》（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4.10）。

蘇雪林等著，蘇雪林教授學術文化基金會編，《綠漪風韻——蘇雪林及文友書畫集》（台南：蘇雪林教授學術文化基金會，2010.09）。

Tim Cress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06.12）。

二、期刊論文

許文榮，〈當正統中文遇到異言中文：謝冰瑩與鍾梅音的個案〉，《興大中文學報》38期（2015.12），頁201-213。

許文榮、孫彥莊，〈文學的跨國界與會通：蘇雪林、謝冰瑩及鍾梅音的南洋經歷與書寫〉，《中國比較文學》98期（2015），頁115-128。

羅秀美，〈小說家之外的孟瑤——從「女性散文」與「孟瑤三史」論其文學史定位〉，《興大人文學報》50期（2013.03），頁197-240。

——，〈文化記憶的追尋與再現——以「故宮文學家」作品中的「北溝故宮」書寫為主〉，《中正漢學研究》34期（2019.12），頁149-184。

蘇偉貞，〈地方感與無地方性：南洋大學時期的蘇雪林——兼論其佚文〈觀音禪院〉〉，《成大中文學報》48期（2015.03），頁93-120。

三、網路資源及數位資料庫

「五〇年代文藝雜誌資料庫 | 台灣文學風華——五〇年代女作家系列：孟瑤」（來源：<http://t1m50.twl.ncku.edu.tw/wwmy2.html>，檢索日期：2019.09.16）。

「五〇年代文藝雜誌資料庫 | 台灣文學風華——五〇年代女作家系列：鍾梅音」（來源：<http://t1m50.twl.ncku.edu.tw/wwzmy2.html>，檢索日期：2019.09.27）。

「《蕉風》Chao Foon 1955-1999全文資料庫」，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館藏，（來源：http://libapps2.nus.edu.sg/sea_chinese/documents/jiaofeng/chaofeng.htm，2018.12.04）。

「《蕉風》文學誌」網站（來源：<https://chaofoon.wordpress.com/about/>，檢索日期：2018.01.21）。

「新加坡華文文學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歷年出版目錄〔書籍〕」（來源：<https://sites.google.com/site/singaporechineseliterature/home/page>，檢索日期：2018.12.04）。

